

欽定北史

十之十卷
五九二九

北史卷九十二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八十

恩幸

王叡 王仲興寇猛 趙脩 茹皓

趙邕 侯剛 徐紇 宗愛

仇洛齊段霸 王琚 趙默 孫小

張宗之 劇鵬 張祐 抱嶷

王遇 苻承祖 王質 李堅

秦松 白整 劉騰 賈粲

楊範

成軌

王温

孟樂

平季

封津

劉思逸

張景嵩
毛暢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齊諸宦者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眄睐之利射咳唾之私乃苟
進之常道也况乃親由褻狎恩生趨走便僻俯仰當寵
擅權斯乃夏桀殷紂所以喪兩代石顯張讓所以翦三
京焉魏世王叡幸於太和之初鄭儼寵於孝昌之季宗
愛之弑帝害王劉騰之廢后戮相此蓋其甚者爾其間
盜官賣爵污辱宮闈者多矣亦何可枚舉哉斯乃王者

所宜深誠而齊末又有甚焉乃自書契以降未之有也
若乃心利錐刀居台鼎之任智昏菽麥當機衡之重亦
有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開府接武比肩非直獨守
幸臣且復多干朝政賜予之費帑藏以虛杼柚之資剝
掠將盡齊運短促固其宜哉神武文襄情存庶政文武
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之
後雖罔念作狂所幸有通州刺史梁伯和陸翱兒之徒
唯左右驅馳內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故不入
此傳太寧之後姦佞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生靈厄
夫左袵非不幸也魏書有恩幸傳及闔官傳齊書有佞

幸傳今用比次以爲恩幸篇云舊書鄭儼在恩幸中今從例附其家傳其餘並編於此其宦者之徒尤是亡齊之一物醜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闕而不書乃略存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貴幸者亦附出焉

王叡字洛誠自云太原晉陽人也六世祖橫張軌參軍晉亂子孫因居於武威姑臧父橋字法生解天文卜筮涼州平入京家貧以術自給歷位終於侍御中散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涼州刺史顯菱侯諡曰敬叡少傳父業而姿貌偉麗景穆之在東宮見而竒之興安初擢爲

太卜中散稍遷爲令領太史永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
叡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爲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
書賜爵太原公於是內參機密外豫政事愛寵日隆朝
士懾憚焉太和二年孝文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
客臨獸園有猛獸逸登門閣道幾至御坐左右侍衛皆
驚靡叡獨執戟禦之猛獸乃退故親任轉重三年春詔
叡與東陽王丕同入八議永受復除四年遷尚書令進
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中書侍郎
鄭羲爲傅中郎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叡妻丁氏爲
妃及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牽引叡曰與殺不辜寧

赦有臯宜臯斬首惡餘從原赦不亦善乎孝文從之得免者千餘人叡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玩繒綵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載闔官防致前後鉅萬不可勝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並盡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賚賜外示不私所費又以萬計及疾病孝文太后每親視疾侍官省問相望於道及疾篤上疏陳刑政之宜尋薨孝文文明太后親臨哀慟賜温明秘器宕昌公王遇監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諡曰宣王內侍長董醜奴營墳墓將葬於城東孝文登城樓以望之京都文士爲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立叡祀於都南二十

里大道右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
褒揚叡圖其捍猛獸狀於諸殿令高允爲之讚京邑士
女諂稱叡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詔班樂府
合樂奏之初叡女妻李沖兒子蕤次女又適趙國李恢
子華女之將行先入宮中其禮略如公主王女之儀太
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於帳中叡與張祐侍坐叡所親
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及女子登車太后送
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叡之葬也假親姻義
舊衰經縞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
謂之義孝叡既貴乃言家本太原晉陽遂移屬焉故其

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縣薨後重贈叡父橋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諡曰定追築叡母賈氏爲妃立碑於墓左父子並葬城東相去里餘遷洛後更徙葬太原晉陽故地子襲字元孫叡薨孝文詔襲代領都曹爲尚書令領吏部曹後襲王爵例降爲公太后崩後襲禮遇稍薄不復關與時事後出爲并州刺史輿駕詣洛路幸其州人庶多爲立銘置於大路虛相稱美或云襲所教也尚書奏免其官詔唯降號三等卒贈豫州刺史諡曰質襲弟椿字元壽正始中拜太原太守坐事免椿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伎自適無乏於時或

有勸椿仕者椿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爲後法由是正光中元叉將營明堂辟雍欲徵爲將作大匠椿聞而固辭孝昌中尔朱榮以汾州胡逆表椿慰勞汾胡汾胡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至降下事寧授太原太守以預立莊帝功封遼陽縣子尋轉封真定縣永熙中除瀛州刺史時有風雹之變詔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言政事之宜椿性嚴察下不容姦所在吏人畏之重足天平末更滿還鄉初椿於宅構起聽事極爲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爲本郡世皆呼爲王太原未幾尔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至

於齊神武之居晉陽霸朝所在人士輻奏椿禮敬親知
多所拯接後以老病辭疾客居趙郡之西鯉魚祠山卒
贈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諡曰文恭及葬齊神
武親自吊送椿妻鉅鹿魏悅次女明達有遠操多識往
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而馳赴膚容
虧損親類歎尚之介朱榮妻鄉郡長公主深所禮敬永
安中詔以爲南和縣君內足於財不以華飾爲意撫兄
子牧情同已子存拯親類所在周給椿名位終始魏有
力焉卒贈鉅鹿郡君椿無子以兄孫叔明爲後

王仲興趙郡南樂人也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中尚書

仲興幼而端謹以父任早給事左右累遷越騎校尉孝文在馬圈自不豫大漸迄於崩仲興頗預侍護宣武卽位轉左中郎將及帝親政與趙修並見寵任遷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雖與脩並而畏慎自退不若脩倨傲無禮咸陽王禧之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爲震駭帝遣仲興先馳入金墉安慰後與領軍于勁參機要因自迴馬圈侍疾及入金墉功遂封上黨郡開國公自拜武衛及受封日車駕每臨饗其宅宣武游幸仲興常侍不離左右外事得徑以聞百僚亦聳體而承望焉兄可久以仲興故自散爵爲征虜府長史帶彭城太守仲興世居趙郡

自以寒微云舊出京兆霸城故爲雍州大中正尚書後以仲興賞報過優北海王詳嘗以面啟奏請降減事久不決可久在徐州恃仲興寵勢輕侮司馬梁郡太守李長壽乃令僮僕邀毆長壽遂折其脇州以表聞北海王詳因百僚朝集厲色大言曰徐州名藩先帝所重朝廷云何簡用上佐遂至此紛紜以徹荒外豈不爲國醜辱仲興是後漸疎宣武乃下詔奪其封邑後卒於并州刺史宣武時又有上谷寇猛少以姿幹充武賁稍遷至武衛將軍出入禁中無所拘忌自以上谷寇氏得補燕州大中正而不能甄別士庶也卒贈燕州刺史

趙脩字景業趙郡房子人也父謚陽武令脩本給事東宮爲白衣左右頗有膂力宣武踐阼愛遇日隆然天性闇塞不閑書疏宣武親政旬月間頻有轉授每受除設宴帝幸其宅諸王公百僚悉從帝親見其母脩能劇飲至於逼勸觴爵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皆亦不免必致困亂每適郊廟脩常驂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禁內咸陽王禧誅其家財貨多賜高肇及脩脩之葬父百官自王公已下無不弔祭酒犢祭奠之具填塞門街於京師爲制碑銘獸石柱皆發人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供給皆出於官時將

馬射宣武留脩過之帝如射宮又驂乘輅車旒竿觸東門折脩恐不逮葬日驛赴窆期左右求從及特遣者數十人脩道路嬉戲殆無感容或與賓客姦掠婦女裸觀從者尊嗜喧譁詬詈無節莫不畏而惡之是年又爲脩廣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門高堂房廡周博崇麗擬於諸王其四面鄰居賂入其地者侯天盛兄弟越次出補長史大郡脩起自賤伍暴致富貴奢傲無禮物情所疾因其在外左右或諷糾其辜自其葬父還也舊寵少薄初王顯附脩後因忿鬪密伺其過列脩葬父時路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樹謀匿玉印事高肇甄琛等

構成其辜乃密以聞始琛及李馮等曲事脩無所不至
懼相連及乃爭共糾擿遂有詔按其辜惡鞭之一百徙
敦煌爲兵其家宅作徒卽仰停罷所親在內者悉令出
禁是日脩詣領軍于勁第與之檮蒲籌未及畢羽林數
人相續而至稱詔呼之脩驚起隨出路中執引脩馬詣
領軍府琛與顯監決其辜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
鞭之占令必死旨決百鞭其實三百脩素肥壯腰腹博
碩堪忍楚毒了不轉動鞭訖卽召驛馬促之令發出城
西門不自勝舉縛置鞍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
與語行八十里乃死初于后之入脩之力也脩死後領

軍于勁猶追感舊意經恤其家自餘朝士昔相宗承者
悉棄絕之以示已之疎遠焉

茹皓字禽奇舊吳人也父謙之本名要隨宋巴陵王休
若爲將至彭城遂寓居淮陽上黨年十五六爲縣金曹
吏南徐州刺史沈陵見而善之自隨入洛舉充孝文白
衣左右宣武踐阼皓侍直禁中稍被寵接宣武嘗拜山
陵路中欲引與同車黃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及帝親
政皓眷賚日隆時趙脩亦被幸妬之求出皓皓亦慮見
危禍不樂內官遂超授濮陽太守其父因皓訟理舊勲
先除兗州陽平太守賜以子爵父子剖符名邦郡境相

接皓忻於去內不以疎外爲戚及趙脩等敗竟獲全雖起微細爲守乃清簡寡事後授左中郎將領直閣寵待如前皓旣宦達自云本出雁門雁門人諂附者乃因薦皓於司徒請爲肆州大中正詔特依許遷驍騎將軍領華林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爲山於天泉池西採掘北芒及南山佳石徙竹汝穎羅蒔其間經構樓觀列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帝心悅之以時臨幸皓貴寵日昇關預政事太傅北海王詳以下咸祇憚之皓娶僕射高肇從妹於帝爲從母迎納之日詳親詣之禮以馬物皓又爲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耻非舊流不許

詳勸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昏姻也延明乃從焉皓頗敏慧折節下人潛自經營陰有納受貨產盈積起宅宮西朝貴弗及時帝雖親萬務皓率常居內留宿不還傳可門下奏事未幾轉光祿少卿意殊不已方欲陳馬圈從先帝勞更希榮舉初脩皓之寵北海王詳皆附之又直閣劉胄本爲詳薦常感恩高肇素嫉諸王常規陷害旣知詳與皓等交關相昵乃構之云皓等將有異謀宣武乃召中尉崔亮合奏皓胄常季賢陳埽靜四人擅勢納賄及私亂諸事卽日執皓等皆詣南臺翌日奏處殺之皓妻被髮出堂哭而迎皓皓徑入哭別食椒

而死曹字元孫後位直閣將軍季賢起於主馬宣武初
好騎乘因是獲寵位司藥丞仍主廐閑埽靜徐義恭並
彭城舊營人埽靜能爲宣武與櫛梳義恭善執衣服並
以巧便旦夕居中愛幸相侔官叙不異二人皆承皓皓
亦接眷而埽靜偏爲親密與皓常在左右略不歸休皓
敗埽靜亦死於家義恭小心謹慎皓等死後彌見幸信
宣武不豫義恭晝夜扶抱崩於懷中義恭諂附元之又
有淫宴多在其它位終左光祿大夫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也潔白美髭眉司空李冲之
貴寵也邕以少年端謹出入其家頗給按摩奔走之役

中合與諸子游處人有束帶謁冲者時託之以自通太
和中給事左右至殿中監宣武卽位及親政猶居本任
微與趙脩結爲宗援然亦不甚相附也邕父怡以邕寵
召拜太常少卿尋爲荊州大中正出爲荊州刺史怡乃
致其母喪葬於宛城之南趙氏舊墟後拜金紫光祿大
夫卒贈相州刺史宣武每出入郊廟脩恒以常侍兼侍
中陪乘而邕兼奉車都尉執轡同載時人竊論號爲二
趙以趙出南陽徙屬荊州邕轉給事中南陽中正以父
爲荊州大中正罷宣武崩邕兼給事黃門後爲幽州刺
史貪與范陽盧氏爲婚女父早亡其叔許之而母不從

母北平陽氏攜女至家藏避規免邕乃考掠陽叔遂至於死陽氏訴寃邕坐處死會赦免孝昌初卒

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出寒微少以善於鼎俎得進膳出入積官至嘗食典御宣武以其質直賜名剛焉稍遷左中郎將領刀劍左右後領太子中庶子宣武崩剛與侍中崔光迎明帝於東宮尋除衛尉卿封武陽縣侯俄爲侍中撫軍將軍恒州大中正進爵爲公熙平中侍中游肇出爲相州剛言於靈太后曰昔高氏擅權游肇抗衡不屈而出牧一藩未盡其美宜還引入以輔聖主太后善之剛寵任旣隆江陽王繼尚書

長孫承業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其起由膳宰頗竊侮之云此近爲我舉食然公坐對集敬遇不虧後剛坐掠殺試射羽林爲御史中尉元匡所彈處剛大辟尚書令任城王澄爲之言於靈太后令削封三百戶解嘗食典御剛於是頗爲失意剛自太和進食遂爲典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將三十年至此始解御史中尉元匡之廢也剛爲太傅清河王懌所舉除車騎將軍領御史中尉及領軍元義執政剛長子義之妹夫乃引剛爲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嘗食典御以爲拔援復領御史中尉剛啓軍旅稍興國用不足求以已邑俸粟賑給征

人比至軍下明帝許之孝昌元年除領軍初元義之解
領軍靈太后以又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以剛代之
示安其意尋出爲冀州刺史剛在道詔暴其朋黨元義
逼脅內外降爲征虜將軍餘悉削黜終於家永安中贈
司徒公剛以上谷先有侯氏於是始家焉

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紇少好學頗以
文詞見稱宣武初自書生除中書舍人諂附趙脩脩誅
坐徙桡罕雖在徒役志氣不撓故事捉逃役流兵五人
者聽免紇以此得還久之復除中書舍人太傅清河王
懌以文翰待之及元義害懌出爲鴈門太守稱母老解

郡尋飾貌事義大得又意靈太后反政以紇曾爲擇所
顧待復自母憂中起爲中書舍人曲事鄭儼是以特被
信任俄遷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事
軍國詔命莫不由之時有急速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
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雖無雅才咸得濟用時
黃門侍郎太原王遵業琅邪王誦並稱文學亦不免爲
紇執筆承其指授紇機辯有智數公當斷決終日不以
爲勞長直禁中略無休息時復與沙門講論或分宵達
曙而心力無怠道俗歎服之然性浮動慕權利外似審
正內實諂諛時豪勝已必相陵駕書生貧士矯意禮之

其詭態若此有識鄙焉紇既處腹心參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填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稱徐鄭焉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鐵券間忝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爲憾啓求誅之榮將入洛旣剋河梁紇矯詔夜開殿中取驥騮御馬十餘匹東走兗州羊侃時爲太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令舉兵侃從之遂聚兵反共紇圍兗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爲行臺與齊神武討之紇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梁侃信之遂奔梁文筆駁論十卷多有遺落時或存於世焉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臯爲闈人歷碎職至中常侍正

平元年元正太武大會於江上班賞羣臣以愛爲秦郡公景穆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嶮暴行多非法景穆每銜之給事中侯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爲權勢太武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愛懼道盛等案其事遂搆告其臯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太武震怒景穆遂以憂薨是後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太武暴崩愛所爲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和疋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秘不發喪延疋二人議以文成冲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文成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猶豫未決愛知

其謀始愛負辜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
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弗之疑
皆隨之入愛先使闔豎三十人持仗於宮內及延等入
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殺之於永巷而立余余
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
書封馮翊王愛旣立余位居元輔錄三省兼總戎禁坐
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憚之羣情咸以爲愛必有趙高
閻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門賈周
等夜殺余文成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仇洛齊中山人也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欵始出馮翊重

泉欵仕石季龍末徙鄴南枋頭仕慕容暉爲烏丸護軍
長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慕容垂遷居中
山位殿中侍御史嵩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益嵩妹子洛
齊生而非男嵩養爲子因爲仇姓初嵩長女有姿色克
冉閔婦閔破入慕容儁又傳賜盧豚生子魯元魯元有
寵於太武而知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每言於帝帝爲
訪其舅時東方罕有仕者廣益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
請行曰我養子兼人道不全當爲兄弟試禍福也乃乘
驢赴京魯元候知將至結從者百餘騎迎於桑乾河見
而下拜從者亦同致敬入言於太武太武問其才用所

宜魯元曰臣舅不幸生爲闈人唯合與陛下守宮闈耳
而不言其養子帝矜焉引見叙用賜爵文安子稍遷給
事黃門侍郎魏初禁網疏闊人戶隱匿漏脫者多東州
旣平綾羅戶人樂葵因是請採漏戶供爲綸縣自後逃
戶占爲紬綾羅穀者非一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
屬守宰發賦輕易人多私附戶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
奏議罷之一屬郡縣從征平涼以功超遷散騎常侍又
加中書令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冀州刺史內都大官卒
諡曰康養子儼襲爵太武時又有段霸以謹敏見知歷
中常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

王琚高平人也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晉豫州刺史琚以泰常中被刑入宮禁小心守節久乃見敘用稍遷禮部尚書賜爵廣平公孝文以琚歷奉前朝志存公正授散騎常侍後歷位冀州刺史假廣平王進爵高平王孝文文明太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還京以其年老拜散騎常侍養老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物不可稱計又降爵爲公扶老自平城從遷洛邑常飲牛乳色如處子卒年九十贈冀州刺史諡靖公

趙默字文靜初名海本涼州隸戶自云其先河內溫人也五世祖術晉末爲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彌縣海生

而涼州平沒入而爲闡人因改名默有容貌恭謹小心
賜爵睢陽侯累遷選部尚書能自謹勵當官任舉頗得
其人加侍中進爵河內公獻文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
諸羣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唯源賀等辭義正直不肯
奉詔獻文怒變色復以問默默對曰臣以死奉戴皇太
子獻文默然良久遂傳位孝文孝文立得幸兩宮祿賜
優厚時尚書李訢亦有寵於獻文與默對縮選部訢奏
中書侍郎崔鑒爲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爲荆
州選部監公孫蘧爲幽州皆曰有能實有私焉默疾其
虧亂選體遂爭於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與祿國之常

北齊書卷九十三 列傳
二六

典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監勳能俱立不過列郡
今訢皆以爲州臣實爲惑於是默與訢遂爲深隙訢竟
列默爲監藏因黜爲門士默廢寢忘食規報前怨踰年
還入爲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射復兼選部如
昔及訢將獲皐默因構成以誅之然後食甘寢安志於
職事出爲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爲王克已清儉事
濟公私後薨於冀州刺史追贈司空諡曰康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也父瓚姚泓安定護軍爲赫
連屈丐所殺小没入宮刑會魏平統萬遂圖平城內侍
東宮以聰識有智略稱未幾轉西臺中散太武幸瓜步

慮有北寇之虞賜爵泥陽子除留臺將軍車駕還都乃請父瓚贈諡求更改葬詔贈秦州刺史石安縣子諡曰戴小後拜并州刺史進爵中都侯州內四郡百餘人詣闕頌其政化後遷冀州刺史聲稱微少於前然所在清約當時牧伯無能及也性頗忍酷所養子息驅逐鞭撻視如仇讎小之爲并州以郭祚爲主簿重祚文才兼任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鞏人也家世寒微父孟舒晉將劉裕西征板假洛陽令初維氏宗文邕謀反脅孟舒等事晉孟舒敗走免宗之被執入京腐刑以忠厚謹慎擢爲

侍御中散賜爵鞏縣侯歷儀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祕書進爵彭城公後例降爲侯卒於冀州刺史贈懷州刺史諡曰敬始宗之納南來殷孝祖妻蕭氏宋儀同三司思話弟思度女也多悉婦人儀飾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宮服章蕭被命在內豫見訪採數蒙賜賚云

劇鵬高陽人也粗覽經史閑曉吏事與王質等俱克宦官性通率不以闖闖爲耻孝文遷洛常爲宮官任事幽后之惑薛菩薩也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卒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也父成扶風太守太武末坐事誅祐克腐刑積勞至曹監中給事文明太后臨朝中

官用事祐寵幸冠諸闕官特遷尚書進爵隴東公仍縮
內藏曹未幾監都曹加侍中與王叡等俱入八議太后
嘉其忠誠爲造甲第宅成孝文太后親率文武往宴會
焉拜尚書左僕射進爵新平王受職於太華庭備威儀
於宮城南觀者以爲榮孝文太后親幸其宅饗會百官
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嘗有過由是特被恩
寵歲月賞賜家累巨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券許
以不死薨孝文親臨之詔鴻臚典護喪事贈司空諡曰
恭葬日車駕親送近郊祐養子顯明後名慶少歷內職
有姿貌江陽王繼以女妻之襲爵降爲隴東公又降爲

侯

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也居於直谷自言其先姓杞漢靈帝時杞匡爲安定太守董卓時懼誅易氏卽家焉無得而知也幼時隴東人張乾王反家染其逆及乾王敗父睹生逃免嶷獨與母没入內宮受刑遂爲宮人小心慎密累遷中常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自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孝文文明太后嘉之以爲殿中侍御尚書太后旣寵之乃徵其父睹生拜大中大夫將還見於皇信堂孝文執手曰老人歸途幾日可達好慎行路其見幸如此睹生卒贈秦州刺史諡

曰靖賜黃金八十斤贈綵及絹八百疋以供喪用并別使勞慰加嶷大長秋卿嶷老疾乞外祿乃出爲涇州刺史特加右光祿大夫將之州孝文餞於西郊樂陽殿以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以刺史從駕南征以老舊每見勞問數道稱嶷之正直命乘馬出入行禁之間與司徒馮誕同例軍迴還州自以故老前官爲政多守往法不能遵用新制侮慢士族簡於禮接天性酷薄雖弟姪甥壻略無存潤卒於州先以從弟老壽爲後又養太師馮熙子次興嶷死後二人爭立嶷妻張氏致訟經年得以熙子爲後老壽亦仍陳訴終獲紹爵次興還於本族老

壽凡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姦臊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鳥獸之不若請以見事免官付廷尉正臯詔可之老壽死後其舊奴婢尚六七百人老壽及石榮祖父皆造碑銘就鄉建立言西方直谷出二貴人石榮自被劾後遂廢頓子長宣位南兗州刺史與侯景反伏法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羌也與雷党不蒙俱爲羌中強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爲鉗耳氏宣武時改爲王焉自晉已來恒爲渠長遇坐事腐刑累遷吏部

尚書爵宥昌公出爲華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幽之前
廢也遇頗言其過及後進幸孝文對李冲等申后無咎
而稱遇謗議之擧遂免遇官奪其爵宣武初爲光祿大
夫復舊爵馮氏爲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嘗更奉
接往來祇謁不替舊敬遇性工巧強於部分北都方山
靈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
修廣文昭太后墓園及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
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不倦又長於人事留意酒食之
間每逢寮舊觴膳精豐然競於榮利趨求勢門趙修之
寵也遇深附會受敕爲之造宅增於本旨笞擊作人莫

不嗟怨卒於官初遇之疾太傅北海王與太妃俱往臨
問視其危憒爲之泣下其善奉諸貴致相悲悼如此贈
雍州刺史

符承祖略陽氏人也因事爲闈人爲文明太后所寵賜
爵略陽公歷吏部尚書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
祖居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贓應死孝文
原之命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義將軍佞濁子月餘遂死
王質字紹奴高陽易人也其家坐事勿下蠶室頗解書
學爲中曹吏內典監稍遷祕書中散賜爵永昌子領監
御遷爲侍御給事又領選部監御二曹事進爵魏昌侯

轉選部尚書出爲瀛州刺史風化粗行人庶畏服之而
刑政峻刻號爲威酷孝文頗念其忠勤宿舊每行留大
故馮司徒亡廢馮后陸叡穆泰等事皆賜質以璽書手
筆莫不委至同之戚貴質皆寶掌入爲大長秋卿卒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也文成初坐事爲閹人稍遷給
事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
質等而亦見任用宣武初自太僕卿出爲瀛州刺史本
州之榮同於王質所在受納家產巨萬卒於光祿大夫
贈相州刺史太和末又有秦松白整位並長秋卿

劉騰字青龍本原城人也徙屬南兗州之譙郡幼時坐

事受刑補小黃門轉中黃門孝文之在縣瓠問其中事
騰具言幽后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符協由是進冗從
僕射仍中黃門後與茹皓使徐兗采召人女還遷中給
事靈太后臨朝以與于忠保護勳除崇訓太僕加侍中
封長樂縣公拜其妻魏氏爲鉅鹿郡君每引入內受賞
賚亞於諸主外戚所養二子爲郡守尚書郎騰曾疾篤
靈太后慮或不救遷衛將軍儀同三司後疾瘳騰之拜
命孝明嘗爲臨軒會日大風寒甚乃遣使持節授之騰
幼克宮役手不解書裁知署名而已而姦謀有餘善射
人意靈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干託內外碎密棲棲

不倦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皆主脩營
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爲郡帶戍人資乖越清河王懌
抑而不奏騰以爲恨遂與領軍元义害懌廢靈太后於
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籥明帝亦
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饑寒又使
中常侍賈粲假言持明帝書密令防察义以騰爲司空
表裏擅權共相樹置义爲外禦騰爲內防迭直禁闔共
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之
中生殺之威決於义騰之手八坐九卿旦造騰宅參其
顏色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

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剝削六鎮交通底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役嬪御時有徵求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逼奪隣居廣開室宇天下咸苦之薨於位中官爲義息衰經者四十餘人騰之立宅也奉車都尉周恃爲之筮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不用恃告人曰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廳事甫成陳屍其下追贈太尉冀州刺史葬闡官爲義服杖經衰縞者以百數朝貴皆從軒蓋填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闡存亡之盛莫及焉靈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冢散露骸骨沒入財產後騰所養一子叛入梁太后大怒

悉徙騰餘養於北裔尋遣密使追殺之於汲郡

賈粲字季宣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腐刑頗涉書記與元乂劉騰等同其謀謨進光祿勳卿專侍明帝與乂騰等伺帝動靜右衛奚康生之謀殺乂也靈太后明帝同升於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旣被囚執粲給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便扶明帝出東序前御顯陽還閉太后於宣光殿粲旣乂黨威福亦震於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屬焉時武威太守韋景承粲意以其兄緒爲功曹緒時年向七十未幾又以緒爲西平太守

靈太后反政欲誅粲以乂騰黨與不一恐驚動內外乃止出粲爲濟州刺史未幾遣武衛將軍刁宣馳驛殺之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也文成時坐事官刑爲王琚所養恩若父子累遷爲中尹靈太后臨朝爲中常侍崇訓太僕領中嘗藥典御賜爵華陰子出爲華州刺史中官內侍貴者靈太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爲難故遂其請父子納貨爲御史所糾遂廢於家後爲崇訓太僕華州大中正卒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也少以臯刑入事宮掖以謹厚稱爲中謁者僕射孝文意有所欲軌候容色時有奏

發輒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食時孝文不豫常居禁中晝夜無懈延昌末遷中常侍嘗食典御光祿大夫統京染都將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伯明帝所幸潘嬪以軌爲假父頗爲中官之所敬憚後進爵爲侯卒於衛將軍贈雍州刺史諡曰孝惠

王溫字桃湯趙郡欒城人也父冀高邑令坐事誅溫與兄繼叔俱克宦者稍遷中嘗食典御中給事加左中郎將宣武之崩羣官迎明帝於東宮溫於臥中起明帝與保母扶抱明帝入踐帝位高陽王雍旣居家宰慮中人朋黨出爲鉅鹿太守靈太后臨朝徵爲中常侍賜爵欒

城伯累遷左光祿大夫光祿勳卿侍中進封欒城縣侯
溫自陳本陽平武陽人改封武陽縣侯建義初於河陰
遇害

孟欒字龍兒不知何許人也坐事爲闡人靈太后臨朝
爲左中郎將給事中素被病面常黧黑於九龍殿下暴
疾歸家其夜亡欒初出靈太后聞之曰欒必不濟我爲
之憂及奏其死爲之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
忻樂時也賜帛二百疋黃綾一十疋以供喪用七日靈
太后爲設二百僧齋

平季字幼穆燕國薊人也坐事腐刑累遷新興太守明

帝崩與余朱榮等議立莊帝莊帝卽位超拜肆州刺史尋除中侍中以參謀勳封元城縣侯永熙中加驃騎大將軍卒

封津字醜漢勃海蓆人也父令德娶常寶女寶伏誅令德以連坐伏法津受刑給事宮掖累遷奉車都尉中給事中靈太后合津侍明帝書遷常山太守津少長宮闈給事左右善候時情號爲機悟天平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懷州刺史元象初復爲中侍中大長秋卿仍開府儀同薨贈司徒冀州刺史諡曰孝惠

劉思逸平原人也以罪少克腐刑初爲小史累遷中侍

中武定中與元瑾等謀反伏誅又有張景嵩毛暢者咸以闡寺在明帝左右靈太后亦密伏之通傳意計於明帝元義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靈太后反政以妹故未卽戮又時內外喧喧云義還欲入知政事暢等恐禍及已乃啟明帝欲詔右衛將軍楊津密往殺義詔書已成未及出外義妻知之告太后景嵩暢與清河王息邵欲廢太后太后信之責暢暢出詔草以呈太后太后讀之知無廢已狀意小解然義妻構之不已出暢爲潁丘太守景嵩爲魯郡太守尋令捕殺暢景嵩孝靜時位至中侍中坐事死

郭秀范陽涿人也事齊神武稍遷行臺布水封壽陽伯親寵日隆多受賂遺進退人物張伯德祁仲彥張華原之徒皆深相附會秀疾神武親視之問所欲官乃啟爲七兵尚書除書未至而卒家無成人子弟神武自至其宅親使錄知其家資粟帛多少然後去贈儀同三司恒州刺史命其子孝義與太原公以下同學讀書初秀忌嫉楊愔誑脅令其逃亡秀死後愔還神武追忿秀卽日斥遣孝義終身不齒

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遷中書舍人魏靜帝嘗夜與

朝賢講集命安看斗柄所指安曰臣不識北斗齊神武
聞之以爲淳直由是啟除給事黃門侍郎位儀州刺史
士開貴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諡文貞公士
開幼而聰慧選爲國子學生解悟捷疾爲同業所尚天
保初武成封長廣王辟士開開府行參軍武成好握槊
士開善此戲由是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
琵琶因致親寵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天帝也王
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深相愛重如此文宣知其
輕薄不欲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過度徙之馬
城乾明元年孝昭誅楊愔等敕追還長廣王請之也武

成卽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高元海黃門郎高乾和及御史中丞畢義雲等疾之將言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結朋黨欲擅威福乾和因被疎斥義雲反納貨於士開除兗州刺史士開初封定州真定縣子尋進爲伯天統元年加儀同三司尋除侍中加開府及遭母劉氏憂帝聞而悲惋遣武衛將軍侯呂芬詣宅晝夜扶侍并節哀止哭又遣侍中韓寶業齋手敕慰諭云朕之與卿本同心腹今懷抱痛割與卿無異當深思至理以自開慰成服後呂芬等始還其日遣韓寶業以犢車迎士開入內帝親握手下泣曉諭然後遣還駕幸晉陽給假

聽過七日續發其見重如此并諸弟四人並起復本官
四年再遷尚書右僕射帝先患氣疾因飲酒輒大發動
士開每諫不從後屬帝氣疾發又欲飲酒士開淚下獻
欵而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不飲酒及冬公
主出降段氏帝幸平原王第始飲酒焉又除尚書左僕
射仍兼侍中武成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
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月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
俄傾卽追未至之間連騎催喚姦諂日至寵愛彌隆前
後賞賜不可勝紀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
君臣之禮至說武成云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

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從橫行之卽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東宮帝三四日乃一坐朝書數字而已略無言須臾罷入及帝寢疾於乾壽殿士開入侍醫藥帝謂士開有伊霍之才殷勤屬以後事臨崩握其手曰勿負我也仍絕於士開之手後主以武成顧託深委任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是以彌見親密趙郡王叡與婁定遠元文遙等謀出土開仍引任城馮翊二王及段韶安吐根共爲計策屬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辜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

賄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以死陳太后曰先帝在
時王等何意不道今日欲欺孤寡邪但飲酒勿多言叡
詞色愈厲安吐根繼進曰臣本商胡得在諸貴行末旣
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別日論
之王等且散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勃
無所不至明日叡等復於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三反太
后不聽段韶呼胡長粲傳言於太后曰梓宮在殯事太
忽速猶欲王等更思量趙郡王等遂並拜謝長粲復命
太后謂曰成妹母子家計者兄之力也厚賜叡等而罷
之太后及後主召問士開士開曰先帝羣臣中待臣最

重陛下諒陰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遙與臣同是任用豈得一去一留並可以爲州且依舊出納待過山陵然後發遣叡等謂臣真出心必喜之後主及太后告叡等如其言以士開爲兗州刺史文遙爲西兗州刺史山陵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諸寶玩以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別且送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大喜謂士開曰欲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不願更入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日遠出願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由是得見後主

及太后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
意勢欲以陛下爲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目
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後主及太后皆泣問計將安出
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
定遠爲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召入殺之復除
士開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
之武平元年封淮陽王尋除尚書令還錄尚書事食定
州常山郡幹武成時怛令士開與太后握槊又出入臥
內遂與太后爲亂及武成崩後彌自放恣琅邪王儼惡
之與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書侍御史王

子宜武衛大將軍高舍洛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外並私約束不聽士開入殿士開雖爲領軍恒姓好內多早下縱當直必須還宅晚始來門禁宿衛略不在意及旦士開依式早參庫狄伏連把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遣軍士防送禁治書侍御廳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先是鄴下童謠云和士開當入臺士開謂入上臺至是果驗儼令御史李幼業羊立正將令史就宅簿錄家口自領兵士從殿西北角出斛律明月說後主親自曉告軍士軍士果散卽斬伏連及王子宜並支解棄

屍殿西街自餘皆辮頭反縛付趙彥深於涼風堂推問
死者十餘人帝哀悼不視事數日後追憶不已詔起復
其子道盛通直散騎常侍又敕其弟士休入內省參典
機密詔贈士開假黃鉞右丞相太宰司徒公錄尚書事
謚曰文定士開稟性庸鄙不窺書傳發言吐論唯以諂
媚自資自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
門聚斂貨財不知紀極雖公府屬掾郡縣守長不拘階
次啟牒卽成朝士不知廉耻者多相附會甚者爲其假
子與市道小人丁鄒巖興等同在昆季行列又有一人
士曾參士開疾患遇醫人云王傷寒極重應服黃龍湯

士開有難色是人云此物甚易王不須疑惑請爲王先嘗之一舉便盡士開深感此心爲之強服遂得汗病愈其勢傾朝廷如此雖以左道事之者不隔賢愚無不進擢而正理違忤者亦頗能含容之士開見人將加刑戮多所營救旣得免擧卽令諷論責其珍寶謂之贖命物雖有全濟皆非直道安吐根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於酒泉吐根魏末克使蠕蠕因留塞北天平初蠕蠕主使至晉陽吐根密啟本蕃情狀神武得爲之備蠕蠕果遣兵入掠無獲而反神武以其忠款厚加賞賚其後與蠕蠕和親結成婚媾皆吐根爲行人也吐根性和善頗有

計策頻使人朝爲神武親待在其本蕃爲人所譖奔投神武文襄嗣事以爲假節涼州刺史率義侯稍遷儀同三司食永昌郡幹皇建中加開府齊亡年卒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法提婆母陸令萱配入掖庭提婆爲奴後主在襁褓中令其鞠養謂之乾阿嬾呼姊姊遂爲胡太后昵愛令萱姦巧多機辯取媚百端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爲郡君和士開高那肱皆爲郡君義子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無所不爲武平元年稍遷儀同三司又加開府尋授武衛大將軍秦州大中正二年除侍中轉食

樂陵郡幹寵遇彌隆遂至尚書左右僕射領軍大將軍
錄尚書封城陽郡王贈其父司從公尚書左僕射城陽
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養之爲女是以提婆改姓穆及
穆氏定位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之上自武平三年
之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歛無厭每一賜
與動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
唐邕之徒皆重跡屏氣提婆嘗有擗太姬於帝前罵之
曰奴斷我兒兒謂帝奴謂提婆也斛律皇后之廢也太
后欲以胡昭儀正位後宮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
令萱令萱亦以胡氏寵幸方睦不得已而白後主立之

然意在穆昭儀每私謂後主曰豈有男爲皇太子而身爲婢妾又恐胡后不可以正義離間乃外求左道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間胡氏遂卽精神恍惚言笑無恒後主遂漸相畏惡合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匪珍竒坐昭儀於帳中謂後主云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更相媚悅合萱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皇后於是立穆氏爲右皇后以胡氏爲左皇后尋復黜胡以穆爲正嫡引祖珽爲宰相殺胡長仁皆合萱所爲也自外殺生與奪不可盡言提婆雖庸品廝濫而性乃和善不甚害

物耽聲色極奢侈晚朝早退全不以公事關懷未嘗毒害士人亦由此稱之晉州軍敗後主還鄴提婆奔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小大皆棄市籍沒其家周武帝以提婆爲柱國宜州刺史未幾云將據宜州起兵與後主相應誅死後主及齊氏諸王並因此非命

高阿那肱無善人也父市貴從神武以軍功封常山郡公位晉州刺史贈太尉公及阿那肱貴寵贈成臯王阿那肱初爲庫直每從征討以功封直城縣男天保初除庫直都督四年從破契丹及蠕蠕以躡捷見知大寧初除假儀同三司武衛將軍那肱工於騎射便僻善事人

每宴射之次大爲武成愛重又諂悅和士開尤相褻狎
士開每見爲之言由是彌見親待河清中除儀同三司
食汾州定陽幷城二郡幹以破突厥封宜君縣伯天統
初加開府除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軍別封昌國縣侯後
主卽位除幷省右僕射武平元年封淮陽郡王仍遷幷
省尚書左僕射又除幷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幷州刺
史那肱才技庸劣不涉文史識用尤在士開下而姦巧
計數亦不逮士開旣爲武成所幸多令在東宮侍衛後
主所以大寵遇之士開死後後主謂其識度足繼士開
遂致位宰輔武平四年令其錄尚書事又總知外兵及

內省機密頓不如和士開駱提婆母賣獄鬻官韓長鸞
憎疾善而那肱少言辭不妄喜怒亦不察人陰私虛相
讒構遂至司徒公右丞相其錄尚書刺史並如故及周
師逼平陽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頻遣馳奏從旦至午
驛馬三至那肱云大家正作樂邊境小小兵馬自是常
事何急奏聞向暮更有使至云平陽城已陷賊方乃奏
知明卽欲引軍淑妃又請更合圍所以彌致遲緩及軍
赴晉州命那肱率前軍先進仍總節度諸軍後主至平
陽城下謂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那肱曰兵雖多堪
戰者不過十萬病傷及繞城火頭三分除一昔攻玉壁

援軍來卽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皇帝時不如勿戰守
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帝未
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縣軍遠來我
何爲守壘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橋壘進軍使內參
讓阿那肱曰爾富貴足惜性命邪後主從穆提婆觀戰
東偏頗有退者提婆怖曰大家去大家去帝與淑妃奔
高梁開府奚長樂諫曰半進半退戰家常體今衆全整
未有傷敗陛下舍此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亂願速還
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訖甚整頓圍
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帝將

從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何可信帝遂北馳有軍士雷相告稱阿那肱遣臣招引西軍行到文侯城恐事不果故還聞奏後主召侍中斛律孝卿令其檢校孝卿固執云此人自欲投賊行至文侯城迷不得去畏死妄語耳事遂寢還至晉陽那肱腹心人馬子平告那肱謀反又以爲虛妄斬子平乃顛沛還鄴侍衛逃散唯那肱及闍寺等數十騎從行復除大丞相後主走度河令那肱以數千人投濟州關仍遣覘候周軍進止日夕馳報那肱每奏云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馬未須南行及周軍且至關首所部兵馬皆散那肱遂降時人皆云那肱表

欵周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禽那
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尋出爲隆州刺史大象末
在蜀從王謙起兵誅死初天保中文宣自晉陽還鄴愚
僧禿師於路中大叫呼文宣姓名云阿那瓌終破你國
時蠕蠕主阿那瓌在塞北疆盛帝尤忌之所以每歲討
擊後亡齊者遂屬高阿那肱云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爲
瓌音斯固亡秦者胡蓋縣定於窈冥也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也父永興開府青州刺史高密郡
公鳳少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烏賀真大賢真正都
督後主居東宮年尚幼武成簡都督二十八送令侍衛

鳳在其數後主親就衆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
被識數喚共戲襲爵高密郡公位開府儀同三司武平
二年和士開爲庫狄伏連等矯害敕咸陽王斛律明月
宜陽王趙彥深在涼風堂推問支黨其事祕密皆令鳳
口傳然後宣詔敕號令文武禁掖防守悉以委之除侍
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祖珽曾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
語鳳云彊弓長稍容相推謝軍國謀筭何由得爭鳳答
云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後主將誅斛律明月鳳固
執不從祖珽因有讒言旣誅明月數日後主不與語後
尋復舊仍封舊國昌黎郡王又加特進及祖珽除北徐

州刺史卽令赴任旣辭之後遲留不行其省事徐孝遠
密告祖珽誅斛律明月後矯稱敕賜其珍寶財物亦有
不云敕而徑迴取者敕令領軍將軍侯呂芬追珽還引
入侍中省瑣禁其事首尾並鳳約敕責之進位領軍大
將軍餘悉如故息寶行尚公主在晉陽賜甲第一區其
公主生男滿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每日早參先被敕
喚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急速者皆附
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東西巡幸及山水遊戲射獵
獨在御傍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損
國害政日月滋甚壽陽陷沒鳳與穆提婆聞告敗握槊

不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曰
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
何用愁爲君臣應和若此鳳怕帶刀走馬未曾安行瞋
目張拳有啖人之勢每咤曰恨不得剉漢狗飼馬又曰
刀止可刈賊漢頭不可刈草其弟萬歲及其二子寶行
寶信並開府儀同萬歲又拜侍中亦處機要寶信尚公
主駕復幸其宅親戚咸蒙官賞鳳母鮮於段孝言之從
母子姊也爲此偏相參附奏遣監造晉陽宮陳德信馳
驛檢行見孝言役官夫匠自亦遣孝言分工匠爲已造
宅德信還具奏聞及幸晉陽鳳又以官馬與他人乘騎

因此發忿與提婆並除名亦不露其辜仍毀其宅公主
離婚復被遣向鄴史部門參及後主晉陽走還被敕喚
入內尋詔復王爵及開府領軍大將軍常在左右仍從
後主走度河到青州并爲周軍所獲鳳被寵要之中尤
嫉人士朝夕讌私唯相譖訴崔季舒等冤酷皆鳳所爲
也每一賜與動至千萬恩遇日甚彌自驕恣意色嚴厲
未嘗與人相承接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輒詈
云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却若見武職雖廝養末品亦
容下之仕隋位終於隴州刺史

宦者韓寶業盧勒又齊紹秦子徵並神武舊左右唯閤

內驅使不被恩遇歷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幸但漸有職任寶業至長秋卿勒義等或爲中常侍武成時有曹文標夏侯通伊長游魯恃伯郭沙彌鄧長顒及寶業輩亦有至儀同食幹者唯長顒武平中任參宰相干預朝權如寶業及勒義齊紹子徵後並封王俱自收歛不過侵暴又有陳德信亦參時宰與長顒並開府封王俱爲侍中左右光祿大夫領侍中又有潘師子崔孝禮劉萬通研胥光弁劉通遠王弘遠王子立王玄昌高伯華左君才能純隋宮鍾馗趙野義徐世凝苟子溢斛子慎宋元賓康德汪並於後主之朝肆其姦佞敗政虐人古

今未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
綬者多帶甲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至數十人恒出入
門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顏色競進諂
諛發言動意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逾巨萬丘山之積
貪恡無厭猶以波斯狗爲儀同郡君分其幹祿神獸門
外有朝貴憩息之所時人號爲解卸廳諸闔或在內多
日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獸門階然後升騎飛鞭
競走十數爲羣馬塵必全諸貴爰至唐趙韓駱皆隱廳
趨避不敢爲言齊盧陳鄧之徒亦意屬尚書卿尹宰相
既不爲致言時主亦無此命唯以工巧矜功用長顛爲

太府卿焉神武時有倉頭陳山提蓋豐樂俱以驅馳便僻頗蒙恩遇魏末山提通州刺史豐樂嘗食典御又有劉郁斤趙道德劉桃枝梅勝郎辛洛周高舍洛郭黑面李銅鍤王恩洛並爲神武驅使天保大寧之朝漸以貴盛至武平時山提等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則追贈王爵雖賜與無貲顧眄深重乃至陵忽宰輔然皆不得干預朝政武平時有胡小兒俱是康阿馱穆叔兒等富家子弟簡選黠慧者數十人以爲左右恩眄出處殆與闈官相埒亦有至開府儀同者其曹僧奴僧奴子妙達以能彈胡琵琶甚被寵遇俱開府封王又有何海

及子洪珍開府封王尤爲親要洪珍侮弄權勢鬻獄賣官其何朱弱史醜多之徒十數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樂者亦至儀同開府闡官猶以宮掖驅馳便蕃左右漸因昵狎以至大官倉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於後主則是先朝舊人以勤舊之勞致此叨竊至於胡小兒等眼鼻深峻一無可用非理愛好排突朝貴尤爲人士之所疾惡其以音樂至大官者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年十四五便假節通州刺史時又有開府薛榮宗常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經古冢榮宗謂舍人

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
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
帽吉莫靴捶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是時羣妄多皆類
此

論曰古諺有之人之多幸國之不幸然則寵私爲害自
古忌之大則傾國亡身小則傷賢害政率由斯也所宜
誠焉詩曰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觀夫魏氏以降亦
後來之殷鑒矣爲國家者可無鑒之哉

北史卷九十二

北史卷九十二考證

王獻傳涼州刺史顯菱侯。菱侯二字誤

趙默傳趙默字文靜。默魏書作黑

張宗之傳初維氏宗文邕謀反。維魏書作維

張祐傳未嘗有過由是特被恩寵。由監本訛田今改

從南本

成軌傳成軌字洪義。軌監本軌今改從南本

郭秀傳乃啟爲七兵尚書。七監本訛士今改從齊書

宦者傳然皆不得干預朝政。干監本訛十今改從齊

書

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臣監本訛巨今
改從齊書

北史卷九十二考證

北史卷九十三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八十一

僭偽附庸

夏

赫連氏

燕

慕容氏

後秦

姚氏

北燕

馮氏

西秦

乞伏氏

北涼

沮渠氏

梁

蕭氏

晉自永嘉之亂寓縣瓜分胡羯憑陵積有年代各言膺

運咸居大寶竟而自相吞滅終爲魏臣然魏自昭成已

前王迹未顯至如劉石之徒時代不接舊書爲傳編之

四夷有欺耳目無益細素且於時五馬浮江正朔未改

陽秋記注具存紀錄雖朝政叢脞而年代已多太宗文
皇帝爰動天文大存刊勒其時事相接已編之載記今
斷自道武已來所吞併者序其行事紀其滅亡其餘不
相關涉皆所不取至如晉宋齊梁雖曰偏據年漸三百
鼎命相承魏書命曰島夷列之於傳亦所不取故不入
今篇蕭晉雖云帝號附庸周室故從此編次爲僭偽附
庸傳云尔

鐵弗劉武南單于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
之從子居於新興虜意之北北人謂胡父爲鮮卑母爲
鐵弗因以號爲姓武父誥汁爰世領部落汁爰死武代

焉武死子務桓代領部落與魏和通務桓死弟闕陋頭
代立密謀反叛後務桓子悉勿祈逐闕陋頭而立悉勿
祈死弟衛辰代立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旣立遣子朝
獻昭成以女妻之衛辰潛通苻堅堅以爲左賢王遣使
請堅求田地春去秋來堅許之後乃背堅專心歸魏舉
兵伐堅堅遣其將鄧羌討擒之堅自至朔方以衛辰爲
夏陽公統其部落衛辰復附於堅昭成討大破之遂走
奔苻堅堅送還朔方遣兵戍之昭成末衛辰導苻堅寇
魏南境王師敗績堅遂分國人爲二部自河以西屬之
衛辰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堅後以衛辰爲單于督攝

河西新類屯於代來慕容永據長子拜衛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牧朔方王姚萇亦遣使結好拜衛辰使持節都督北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州牧登國中衛辰遣子直力鞬寇南部其衆八九萬道武軍五六千人爲其所圍帝乃以車爲方營竝戰竝前大破之於鐵岐山南直力鞬單騎而走帝乘勝追之自五原金津南渡河徑入其國遂至衛辰所居悅跂城衛辰父子驚遁乃分遣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池虜衛辰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禽直力鞬衛辰軍騎遁走爲其部下所殺傳首行宮先是河水赤如血

衛辰惡之及衛辰之亡誅其族類竝投之於河衛辰第三子屈丐奔薛于部帥太悉伏屈丐本名敦敦明元改其名曰屈丐北方言屈丐者卑下也太悉伏逆之姚興興高平公破多羅沒奔于妻之以女屈丐身長八尺五寸興見而奇之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勲舊興弟濟南公邕言於興曰屈丐天性不仁難以親育寵之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屈丐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屈丐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奔于鎮高平邕固諫以爲不可興乃止以屈丐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

以三交五部鮮卑二萬餘落鎮朔方道武末屈丐襲殺
没奔干而并其衆僭稱大夏天王號年龍昇置百官興
乃悔之屈丐恥姓鐵弗遂改爲赫連氏自云徽赫與天
連又號其支庶爲鐵伐氏云族剛銳如鐵皆堪伐人晉
將劉裕攻長安屈丐聞而喜曰姚泓豈能拒裕裕必尅
之待裕去後吾取之如拾遺耳於是秣馬勵兵休養士
卒及劉裕禽泓留子義真守長安屈丐伐之大破義真
積人頭爲京觀號曰彌髓臺遂僭皇帝於灞上號年爲
昌武定都統萬勒銘城南頌其功德以長安爲南郡性
僞虐視人如草蒸土以築城鐵錐刺入一寸卽殺作人

而并築之所造兵器匠呈必死射甲不入卽斬弓人如其入便斬鎧匠殺工匠數千人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議廢其子瓚瓚自長安起兵攻屈丐丐遣子太原公昌破瓚殺之屈丐以昌爲太子始光二年屈丐死昌僭立昌字還國一名折屈丐之第二子也旣僭位改年承光太武聞屈丐死諸子相攻關中大亂於是西伐乃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時冬至之日昌宴饗王師奄到上下驚擾車駕次於黑水去其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太武馳往擊之昌

退走入城未閉門軍士乘勝入其西宮焚其西門夜宿
城北明日分軍四出徙萬餘家而還後昌遣弟定與司
空奚斤相持於長安太武乘虛西伐濟君子津輕騎三
萬倍道兼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一日可拔今輕
軍討之進不可尅退無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往
帝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
一時俱往賊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外
無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輕騎至其城下彼先聞有步軍
步從見騎至必當心閑朕且羸師以誘之若得一戰禽
之必矣所以然者軍士去家二千里後有黃河之難所

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是決戰則有餘攻城則不足
遂行決於黑水分軍伏於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
狄子玉來降說使人追其弟定定曰城堅峻未可攻拔
待禽斤等然後徐往內外擊之有何不濟昌以爲然太
武惡之退軍城北示昌以弱遣永昌王健及娥清等分
騎五千西掠居人會軍士負輿亡入昌城言官軍糧盡
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擊之爲便昌信其言引
衆出城步騎三萬司徒長孫翰等咸言昌步陣難陷宜
避其鋒且待步兵一時奮擊帝曰不然遠來求賊恐其
不出今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僞北引而

疲之昌以爲退鼓譟而前舒陣爲翼行五六里帝衝之賊陣不動稍前行會有風起方術官趙倪勸帝更待後日崔浩叱之帝乃分騎爲左右以倚之帝墜馬賊已逼帝騰馬刺殺其尚書斛黎文殺騎賊十餘人流矢中帝帝奮擊不輟昌軍大貴不及入城奔投上邽遂尅其城初屈丐奢好脩宮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五仞其堅可以礪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帝顧謂左右曰蕞尔小國而用人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侍御史安頡禽昌帝使侍中古弼迎昌至京師舍之西宮門內給

以乘輿之副又詔昌尚始平公主假會稽公封爲秦王
坐謀反伏誅昌弟定小字直獫屈丐之第五子也凶暴
無賴昌敗定奔於平涼自稱尊號改年勝光定登陰槃
山望其本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
乎使天假朕年當與卿諸人建季興之業俄而羣狐百
數鳴於其側定命射之無所獲惡之曰所見亦大不臧
咄咄天道復何言哉定與宋連和遙分河北自恒山以
東屬宋恒山以西屬定太武親率輕騎襲平涼定救平
涼方陣自固帝四面圍之斷其水草定不得水引衆下
原詔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定衆潰被創單騎遁走收其

身卷九十三 五
餘衆乃西保上邽神麇四年爲吐谷渾慕容瓚所襲禽
定送京師伏誅

徒河慕容廆字奔洛瓌本出昌黎曾祖莫護跋魏祖率
諸部落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氏拜率義王始
建王府於棘城之北祖木延母丘儉征高麗有功始號
左賢王父涉歸以勲進拜鮮卑單于遷邑遼東涉歸死
廆代領部落以遼東僻遠遷於徒河之青山穆帝世頗
爲東部之患廆死子晃嗣晃字元真號年爲元年自稱
燕王建國二年昭成納晃女爲后四年晃城和龍而都
焉征高麗大破之遂入丸都掘高麗王釗父利墓載其

屍焚其宮室毀九都而歸釗後稱臣乃歸其父屍晃死
子儁嗣儁字宣英旣襲位號年爲元年聞石氏亂乃礪
甲嚴兵將爲進取之計徙都於薊建國十五年儁僭稱
皇帝置百官號年天璽國稱大燕十六年自薊遷都於
鄴號年光壽儁死第三子曄嗣曄字景茂號年建熙曄
政無綱紀有神降於鄴曰湘女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
去後苻堅遣將王猛伐鄴禽曄封新興侯道武之七年
苻堅敗於淮南曄叔父垂叛堅攻苻丕於鄴曄弟濟北
王泓先爲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奔關東還屯華陰自
稱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爲丞相大司馬吳王堅遣子鉅

鹿公叡伐泓泓弟中山王冲先爲平陽太守亦起兵河東奔泓泓衆至十萬遣使謂堅求分王天下堅大怒責曄曄叩頭流血謝堅待之如初命曄以書招垂及泓冲曄密遣使謂泓勉建大業可以吳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卽尊位泓進向長安年號燕興泓謀臣高蓋宿勒崇等以泓德望後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冲爲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進據阿房初堅之滅燕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一雄雙飛

入紫宮王猛切諫乃出冲及其母卒葬之以燕后之禮
長安又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時以鳳凰非梧桐不棲
非竹實不食乃蒔梧竹數千株於阿城以待鳳凰冲小
字鳳凰至是阿城終爲堅賊曄入見堅謝因言二子昨
婚欲堅幸第堅許之曄出術士王嘉曰椎蘆作蘧蔭不
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言曄將殺堅而不果也堅
與羣臣莫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事發堅乃誅曄父子
及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庖弟運運孫永
字叔明曄旣爲苻堅所并永徙於長安家貧夫妻常賣
鞞於市及曄爲堅所殺冲乃自稱尊號以永爲小將軍

冲毒暴及堅出如五將山冲入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堅之未亂關中忽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民有怨者舉煙於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煙關中謠曰長鞞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西人呼徒河爲白虜冲果據長安樂之忘歸且以慕容垂威名夙著跨據山東憚不敢進衆咸怨之登國元年冲左將軍韓延因人之怨殺冲立冲將段隨爲燕王改年昌平冲之入長安王嘉謂之曰鳳凰鳳凰何不高飛還故鄉無故在此取滅亡冲敗其左僕射慕容恒與永潛謀襲殺隨立

宜都王子覲爲燕王號年建明率鮮卑男女三十餘萬口乘輿服御禮樂器物去長安而東以永爲武衛將軍恒弟護軍將軍韜陰有貳志誘覲殺之於臨晉恒怒去之永與武衛將軍刁雲率衆攻韜韜遣司馬宿勤黎逆戰永執而戮之韜懼出奔恒營恒立慕容冲子望爲帝改年建平衆悉去望奔永永執望殺之立慕容泓子忠爲帝改年建武忠以永爲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東至聞喜知慕容垂稱尊號託以農要弗進築燕熙城以自固刁雲等又殺忠推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河東王稱蕃於垂永進據長子僭稱帝

號年中興垂攻丁零翟釗於滑臺釗敗降永永以釗爲
車騎大將軍東郡王歲餘謀殺永永誅之垂來攻永永
敗爲前驅所獲垂數而戮之并斬永公卿已下刁雲大
逸豆歸等四十餘人永所統新舊人戶服御圖書器樂
珍寶垂悉獲之垂字道明晃第五子也甚見寵愛常自
謂諸弟子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
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於儁儁弗能平及卽王位以垂
墜馬傷齒改名爲缺外以慕郤缺爲名內實惡之尋以
識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爲名年十三爲偏將所在征伐
勇冠三軍儁平中原垂爲前鋒累戰有大功及儁僭尊

號封吳王後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震
不容於暉西奔苻堅堅甚重之拜冠軍將軍封賓都侯
堅敗淮南入於垂軍子寶勸垂殺之垂以堅遇之厚也
不聽行至洛陽請求拜墓堅許之遂起兵攻苻丕於鄴
垂稱燕王置百官年號燕元登國元年垂僭位號年爲
建興繕宗廟社稷於中山盡有幽冀平州之地遣使朝
貢三年道武遣九原公儀使於垂垂又遣使朝貢四年
道武遣陳公虔使於垂垂又遣使朝貢五年又遣秦王
觚使於垂垂留觚不遣遂絕行人垂議討慕容永太史
令靳安言於垂曰彗星經尾箕之分燕當有野死之王

不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鶉火必尅長子垂乃止安出而謂人曰此衆旣并終不能久安蓋知道武之興也而不敢言先是丁零翟遼叛垂後遣使謝舉垂不許遼怒遂自號大魏天王屯滑臺與垂相擊死子釗代之及垂征尅滑臺釗奔長子垂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承國未有釁請他年垂將從之垂弟司徒范陽王德固勸垂垂曰司徒議與吾同且吾投老叩囊底智足以尅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乃伐承尅之十年垂遣其太子寶來寇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斷其行路父子問絕帝乃詭其行人之辭臨河告之曰汝父已死何不

遽還寶兄弟聞之憂怖以爲信然於是士卒駭動初寶至幽州其所乘車軸無故自折占工靳安以大爲凶固勸令還寶怒不從至是問安安曰速去可免寶愈恐安退告人曰今將死於他鄉尸骸委於草野爲烏鳶螻蟻所食不復見家族十月寶燒船夜遁時河水未成寶謂帝不能渡不設斥候十一月天暴風寒冰合帝進軍濟河急追之至參合陂西靳安言於寶曰今日西北風動是軍將至之應宜兼行速去不然必危其夜帝部分衆軍東西爲犄角之勢約勒士卒束馬口銜枚無聲昧爽衆軍齊進日出登山下臨其營寶衆晨將東引顧見軍

北史卷九十三 齊書 齊本紀
至遂驚擾帝縱騎騰躡皆馬者蹶倒水上寶及諸父兄
弟軍馬迸散僅以身免寶軍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
就羈禽其王公文武數千垂復欲來寇太史曰太白夕
沒西方數日後見東方此爲躁兵先舉者亡垂不從鑿
山開道至寶前敗所見積骸如丘設祭弔之死者父兄
子弟遂皆嗥哭聲震山川垂慙忿嘔血發病而還死於
上谷寶僭立寶字道裕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
好人佞己爲太子砥礪自脩垂妻段氏謂垂曰寶姿質
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
雄今託以大業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兒之俊賢者

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姦詐負氣常有輕寶之心恐難作垂不納寶聞深以爲恨寶既僭位年號永康遣麟逼其母段氏自裁段氏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社稷吾豈惜死遂自殺寶議以后謀廢嫡稱無母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爲然寶中書令睦遂執意抗言寶從之而止皇始元年道武南伐及尅信都寶大懼夜來犯營帝擊破之寶走中山遂奔薊寶子清河王會先守龍城聞寶被圍率衆赴難逢寶於路寶分奪其軍以授弟遼西王農等會怒襲農殺之勒兵攻寶寶走龍城會追圍之侍御郎高雲襲敗會師會奔中山寶命雲爲子封

夕陽公會至中山爲慕容普隣所殺寶至龍城垂舅蘭汗拒之寶南走奔薊汗復遣迎寶以汗垂之季舅子盛又汗之婿也必謂無二乃還龍城汗殺之及子策等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單于昌黎王號年青龍以盛子瑁哀而宥之盛字道運寶長子也垂封爲長樂公寶僭立進爵爲王蘭汗之殺寶也以盛爲侍中左光祿大夫盛乃間汗兄弟使相疑害李早衛雙劉志張真等皆盛之舊昵汗太子穆竝引爲腹心盛結早等因汗穆等醉夜襲殺之僭尊號改年爲建平又號年爲長樂盛改稱庶人大王盛以寶闔而不斷遂峻極威刑於是上下震

局前將軍段璣等夜鼓噪攻盛傷之遂輦昇殿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死熙字道文小字長生垂之長子也羣臣與盛伯母丁氏議以其家多難宜立長君遂廢盛子定迎熙立之熙立殺定年號光始築龍騰苑起雲山於苑內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爲妻符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不得休息暈死者大半熙遊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下有虵長丈餘熙盡殺寶諸子改年爲建始又爲其妻起承華殿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

極諫熙大怒斬之熙妻當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切責不得加有司大辟符氏死熙擁其屍僵仆絕息久而乃蘇悲號擗踊斬衰食粥大歛之後復啓而交接制百官哭臨沙門素服令有司案檢有淚者爲忠無淚者擧之羣臣莫不含辛以爲淚及葬熙被髮徒步從輜車毀城門而出長老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矣衛中將軍馮跋兄弟閉門拒熙執而殺之立夕陽公雲爲主雲寶之養子也復姓高氏年號正始跋又殺雲自立雲之立也熙幽州刺史上庸公慕容懿以遼西歸降道武以懿爲征東大將軍平州牧昌黎王後坐反伏

誅晃少子德字立明雅爲兄垂所重苻堅滅暉以德爲
張掖太守垂僭號封范陽王位司徒寶卽位以德鎮鄴
大丞相寶旣東走羣僚勸德稱尊號德不從皇始二年
旣拔中山道武遣衛王儀攻鄴德南走滑臺自稱燕王
號年燕元置百官德冠軍將軍苻廣叛於乞活壘德留
兄子和守滑臺率衆攻廣斬之而和長史李辯殺和以
城降魏德無所據用其尚書潘聰計據青齊入都廣固
僭稱尊號號年建平女水竭德聞而惡之因而寢疾兄
子超請祈女水德曰人君之命豈女水所知乃以超爲
太子德死超僭立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旣

僭位號年太上超南郊柴燎焰起而煙不出靈臺令張光告人曰今火盛而煙滅國其亡乎天賜五年晉將劉裕伐超超將公孫五樓勸拒之於大峴不從裕入大峴超戰於臨胸爲裕敗退還廣固圍之廣固鬼夜哭有流星長十餘丈隕於廣固城潰裕執超送建康市斬之

姚萇字景茂出於南安赤亭燒當之後也祖柯迴助魏掎姜維於沓中以功假綏戎校尉西羌都督父弋仲晉永嘉之亂東徙榆眉劉曜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平襄公後隨石季龍遷於清河灑頭勒以弋仲爲奮武將軍封襄平公弋仲死子襄代屯於譙城慕容儁以襄爲豫州

刺史丹陽公屯淮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爲晉將桓溫所敗奔河東後爲苻眉所殺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萇第二十四隨兄襄征伐襄甚奇之襄敗降於苻堅從堅征伐頻有功堅伐晉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守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初未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亦不滅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及慕容泓起兵華澤堅遣子衛大將軍叡討之戰敗爲泓所殺時萇爲叡司馬懼鼻奔馬牧聚衆萬餘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號年白雀數月之間衆至十餘萬與慕

容冲連和進屯北地苻堅出五將山萇執而殺之登國
元年僭稱皇帝置百官國號大秦年曰建初改長安曰
常安以其太子興鎮之自擊苻登於安定敗之萇病夢
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後宮宮
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
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刺之出血如夢萇乃狂言或
稱萇殺陛下者臣兄襄非臣之臯願不枉法萇死子興
襲位秘不發喪興字子略萇長子也旣滅苻登然後發
喪行服僭稱皇帝年號皇初天興元年興去皇帝之號
降稱天王號年洪始興尅洛陽以其弟東平公紹鎮之

三年興遣使來聘道武遣謁者僕射張濟使於興天興
五年夏興遣其弟義陽公平率衆四萬侵平陽攻乾壁
六十餘日陷之七月車駕親征八月次永安平募遣勇
將率精騎二百闕軍爲前鋒將長孫肥所禽匹馬不反
平遂退走帝急追及於柴壁圍之興乃悉舉其衆救平
帝增築重圍內以防平之出外以距興之入又截汾曲
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帝帥師度蒙阮南四十里逆
擊興興晨行北引未及安營大軍卒至興衆怖擾帝知
興氣挫乃南絕蒙阮之口東杜新坂之隘守天度屯賈
山令平水陸路絕將坐甲而禽之又令緣汾帶岡樹柵

以衛芻牧者九月興從汾西北下憑壑爲壘以自固興又將數千騎乘西橋官軍鈎取以爲薪蒸興還壘道武度其必攻西圍乃命脩塹增廣之至夜興果來攻梯短不及棄之壘中而還興又分其衆臨汾爲壘叩逼水門與平相望帝因截水中興內外隔絕士衆喪氣於是平糧盡窘急夜悉衆將突西南而出興列兵汾西舉烽鼓譟爲平接援帝簡諸軍精銳屯汾西固守南絕水口興夜聞聲望平力戰突免平聞外鼓望興攻圍引接故但叫呼虛相應和莫敢逼圍平不得出窮逼乃將二妾赴水死興安遠將軍不蒙世楊武將軍雷重等將士四千

餘人隨平投水帝令泗水鈎捕無得免者平衆三千餘人皆斂手受執禽興尚書右僕射狄伯友已下四十餘人興遠來救自觀其窮力不能免舉軍悲號震動山谷數日不止頻遣使請和帝不許乃班師興還長安有雀數萬頭鬪於興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識者曰今雀鬪廟上子孫當有爭亂者乎又興殿有聲如牛响有二狐入長安一登興殿屋走入宮一入市求之不得永興三年興遣周寶來聘五年興遣使來聘并請進女明元許之神瑞元年興遣兼散騎常侍尚書吏部郎嚴康來聘二年興遣散騎常侍東武侯姚敞尚書姚軌

奉其西平公主於明元明元以后禮納之泰常元年與
死長子泓字元子僭位號年永和晉將劉裕伐泓長驅
入關泓戰敗請降裕執之於建康斬之

馮跋字文起小名乞直代本出長樂信都慕容永僭號
長子以跋父安爲將永爲垂所滅安東徙昌黎家於長
谷遂同夷俗跋飲酒至一石不亂諸弟皆不修行業唯
跋恭慎慕容熙僭號以跋爲殿中左監稍遷衛中將軍
後坐事逃亡旣而熙政殘虐人不堪命跋乃與從兄萬
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
城匿於孫護之室以誅熙乃立夕陽公高雲爲主雲以

跋爲侍中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邑公事皆
決跋兄弟明元初雲爲左右所殺跋乃自立爲燕王置
百官號年太平於時永興元年也跋撫納契丹等諸落
頗來附之明元遣謁者於什門喻之爲跋所留太常三
年和龍城有赤氣蔽日自寅至申跋太史令張穆以爲
兵氣勸跋還魏使奉修職貢跋不從明元詔征東大將
軍長孫道生討之跋嬰城固守道生不尅而還神麤二
年跋有疾其長子永先死立次子翼爲世子攝國事勒
兵以備非常跋妾宋氏規立其子受居深忌翼謂之曰
主上疾將瘳柰何代父臨國乎翼遂還宋氏矯絕內外

遣閹人傳問翼及跋諸子大臣並不得省疾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跋疾甚福慮宋氏將成其計乃言於跋弟弘勒兵而入跋驚怖而死弘襲位翼勒兵出戰不利遂死跋有子男百餘人悉爲弘所殺弘字文通跋之少弟也跋立爲尚書右僕射封中山公領中領軍內掌禁衛外總朝政歷位司徒及自立乃與宋氏通和延和元年太武親討之弘嬰城固守其營丘遼東成周樂浪帶方玄菟六郡皆降太武徙其人三萬餘家於幽州其尚書郭深勸之歸誠進女乞爲附庸保守宗廟弘曰負豐在前忿形已露附降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

適也先是弘廢其元妻王氏黜世子崇令鎮肥如以後妻慕容氏子曰王仁爲世子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禍將至矣於是遂出奔遼西勸崇來降崇納之會太武使給事中王德陳示成敗崇遣邈入朝太武封崇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遼西十郡承制假授文官尚書刺史武官征虜已下弘遣其將封羽率衆圍崇太武詔永昌王健督諸軍救之封羽又以九城降徙其人三千餘家而還弘遣其尚書高顥請臯乞以季女克掖庭帝許之徵其子王仁入朝弘不遣其散騎常侍劉訓諫弘大怒殺之太武又詔樂平王丕等討之日就蹙削

上下危懼弘太常陽嶠復勸弘請學乞降令王仁入侍
弘不聽乃密求迎於高麗太延二年高麗遣將葛居盧
等率衆迎之弘乃擁其城內士女入於高麗先是其國
有狼夜繞城羣嗥如是終歲又有鼠集於城西闔滿數
里西行至水則在前者銜馬矢迭相齧尾而度宿軍地
然一旬而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和龍城生白毛一尺
二寸弘至遼東高麗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
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答讓之高麗乃處之於平郭
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
其侍人質任王仁弘忿怨之謀將南奔太武又徵弘於

高麗乃殺之於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弘字朗邈
朗子熙在外戚傳

乞伏國仁隴西人也其先弗如自漠北南出五世祖佑
隣并兼諸郡衆漸盛父司繁擁部落降苻堅堅以爲南
單于又拜鎮西將軍鎮勇士川司繁死國仁爲將軍及
堅敗國仁叔步頽叛於隴右堅令國仁討之步頽大悅
迎而推之部衆十餘萬道武時私署大都督大將軍大
單于泰河二州牧號年建義署置官屬分部內爲十一
郡築勇士城以都之國仁死弟乾歸統事自署大都督
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改年爲太初置百官登國中遷

於金城城門自壞乾歸惡之遷於苑川尋爲姚興所破
又奔枹罕遂降姚興拜爲河州刺史封歸義侯尋追還
苑川乾歸乃背姚興私稱秦王置百官號年更始遣使
請援元明許之田于五溪有梟集其手尋爲其兄子公
府所殺子熾盤殺公府代統任熾盤自稱大將軍河南
王改年爲永康後襲禿髮儁檀於樂都滅之乃私署秦
王置百官改年爲建弘後遣其尚書郎莫者胡積射將
軍乞伏又寅貢金二百觔請伐赫連昌太武許之及統
萬事平熾盤乃遣其叔平遠將軍泥頭弟安遠將軍安
度質於京師又使其中書侍郎王愷丞相從事中郎烏

訥闐奉表貢其方物熾盤死子慕末統任慕末字安石
跋旣立改年爲永弘其尚書隴西辛進嘗隨熾盤遊後
園進彈鳥丸誤傷慕末母面至是誅進五族二十七人
慕末弟殊羅蒸熾盤左夫人禿髮氏慕末知而禁之殊
羅與叔父什夤謀殺慕末使禿髮氏盜門籥籥誤門不
開門者以告慕末收其黨盡殺之欲鞭什夤什夤曰我
負汝死不負汝鞭慕末怒剝其腹投屍於河什夤母弟
白養及去列頗有怨言又殺之政刑酷濫內外崩離部
人多叛後爲赫連定所逼遣王愷烏訥闐請迎於太武
太武許以安定以西平涼以東封之慕末乃焚城邑毀

北史卷之九十三 蘇傳
寶器率戶萬五千至高田谷爲赫連定所拒遂保南安
太武遣師迎之慕末衛將軍吉毗固諫以爲不宜內徙
慕末從之赫連定遣其北平公韋代率衆萬人攻南安
城內大饑人相食神麿四年慕末及宗族五百餘人出
降送於上邽遂爲定滅

大沮渠蒙遜本張掖臨松盧水人也匈奴有左沮渠官
蒙遜之先爲此職羌之酋豪曰大故以官爲氏以大冠
之世居盧水爲酋豪遜高祖暉仲歸曾祖遮皆雄健有
勇名祖祁復延封伏地王父法弘襲爵苻氏以爲中田
護軍蒙遜代父領部曲有勇略多計數頗曉天文爲諸

胡所推服呂光自王於涼土使蒙遜自領營人配箱直
又以蒙遜叔父羅仇爲西平太守後遣其子慕率羅仇
代乞伏乾歸於枹罕爲乾歸所敗殺之蒙遜求還葬羅
仇因聚衆屯金山與從兄晉昌太守男成共推建康太
守段業爲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
稱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爲張掖太守封臨池侯男成爲
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又自稱涼王以蒙遜爲尚
書左丞忌蒙遜威名微疎遠之天興四年蒙遜內不自
安請爲西安太守蒙遜欲激怒其衆乃密誣告男成叛
逆業殺之蒙遜泣而告衆陳欲復讎之意男成素有恩

信衆情怨憤泣而從之蒙遜因舉兵攻殺業私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年號永安居張掖是月涼武昭王亦起兵年號庚子永興中蒙遜尅姑臧遷居之改號立始元年自稱河西王置百官頻遣使朝貢蒙遜寢於新臺闢人王懷祖斫蒙遜傷足蒙遜妻孟氏禽懷祖斬之及聞晉滅姚泓怒甚有校郎言事於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尋稱藩於晉泰常中蒙遜尅燉煌改年承立後又稱藩於宋并求書宋文帝並給之蒙遜又就宋司徒王弘求搜神記弘與之神麈中遣尚書郎宗舒左常侍高猛朝貢上表稱

臣前後貢使相望後遣子安周內侍太武遣兼太常李順持節拜蒙遜爲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使崔浩爲冊書以褒賞之蒙遜又改義和元年延和二年四月蒙遜死詔遣使監護喪事私諡武宣王蒙遜性淫忌忍於刑戮閨庭之中略無風禮第三子牧犍統任自稱河西王遣使請朝命并遣使通宋受宋褒授先是太武遣李順迎蒙遜女爲夫人會蒙遜死牧犍受蒙遜遺意送妹於京師拜爲右昭儀改稱承和元年太武又遣李順拜牧犍爲使持節侍中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牧犍以無功受賞乃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優詔不許牧犍尚太武妹武威公主遣其相宋繇表謝獻馬五百匹黃金百斤繇又表請公主及牧犍母妃后定號朝議謂禮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國內可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詔從之牧犍遣建節將軍沮渠旁周朝京師太武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有差并徵世子封壇入侍牧犍乃遣封壇朝京師太延五年太武遣尚書賀羅使涼州且觀虛實帝以牧犍雖稱藩致貢而內多乖悖於是親征

之詔公卿爲書讓之數其辜十二官軍濟河牧犍曰何
故爾也用其左丞姚定國討不肯出迎求救於蠕蠕遣
大將董來萬餘人拒軍於城南戰退車駕至姑臧遣使
喻牧犍令出牧犍聞蠕蠕內侵無善幸車駕返旆遂嬰
城自守牧犍兒子祖踰城出降具知其情太武乃引諸
軍進攻牧犍兒子萬年率麾下又來降城拔牧犍與左
右文武面縛請辜詔釋其縛徙涼州人三萬餘家於京
師初太延中有一老父投書於燉煌城東門忽然不見
其書紙八字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又於震電所得
石丹書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青山

名在姑臧南山祀傍泥陷不通牧犍征南大將軍董來
曰祀豈有知乎遂毀祀伐木通道而行牧犍立果七年
而滅初牧犍淫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與牧犍姊
共毒公主上遣醫乘傳救公主得愈上徵李氏牧犍不
遣厚送居於酒泉上大怒旣尅猶以妹壻待之其母死
以王太妃禮葬焉又爲蒙遜置守冢三十家授牧犍征
西大將軍王如故初官軍未入之間牧犍使人研開府
庫取金銀珠玉及珍竒器物不更封閉百姓因之入盜
巨細蕩盡有司求賊不得真君八年其所親人及守藏
者告之乃窮竟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又告牧

犍父子多畜毒藥前後隱竊殺人乃有百數姊妹皆爲左道朋行淫佚曾無愧顏始罽賓沙門曰曇無讖東入鄯善自云能使鬼療病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舅頭隋林淫通發覺亡奔涼州蒙遜寵之號曰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子婦皆往受法太武聞諸行人言曇無讖術乃召之蒙遜不遣遂發露其事拷訊殺之至此帝知之於是賜昭儀沮渠氏死誅其宗族唯萬年及祖以前先降得免是年又人告牧犍猶與故臣交通謀反詔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賜牧犍死與主決良久乃自裁葬以王禮謚曰哀王及公主薨詔與

牧犍合葬公主無男有女以國甥爲龔母爵爲武威公主蒙遜子季義位東雍州刺史真君中與河東薛安都謀逆召至京師付其兄弟扼殺之萬年祖並以先降萬年拜張掖王祖廣武公後坐謀逆俱死初牧犍之敗弟樂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渾太武遣鎮南將軍奚眷討之牧犍弟酒泉太守無諱奔晉昌乃使弋陽公元潔守酒泉真君初無諱圍酒泉陷之又圍張掖不能尅退保臨松太武不伐詔諭之時永昌王犍鎮涼州無諱使其中尉梁偉詣健求奉酒泉又送潔及統帥兵出於健軍二年太武遣使拜無諱爲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

尋以無諱復規叛遣南陽王奚眷討酒泉尅之無諱遂謀度流沙遣安周西擊鄯善鄯善欲降會魏使者勸令拒守安周不能尅退保東城三年春鄯善王比龍西奔且末其世子乃從安周鄯善大亂無諱遂度流沙士卒渴死者大半仍據鄯善先是高昌太守闕爽爲李寶舅唐契所攻聞無諱至鄯善使詐降欲令無諱與唐契相擊留安周住鄯善從焉耆東北趣高昌會蠕蠕殺唐契爽拒無諱無諱將衛興奴遂屠其城爽奔蠕蠕無諱因留高昌五年夏無諱病死安周立爲蠕蠕所并

梁帝蕭譽字理孫蘭陵人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統之第

三子也幼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特爲梁武嘉賞梁普
通中封曲江縣公及昭明太子薨封晉岳陽郡王位東
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初昭明卒梁武捨晉兄弟而立
簡文內常愧之故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殷阜一都之
會故有此授以慰其心晉旣以其昆季不得爲嗣常懷
不平又以梁武衰老朝多秕政有敗亡之漸遂蓄聚貨
財交通賓客招募輕俠折節下之其勇敢者多歸附焉
左右遂至數千人皆厚加資給大同元年除西中郎將
雍州刺史都督五州諸軍事寧蠻校尉晉以襄陽形勝
之地又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

霸功遂務修刑政太清二年梁武以晉兄河東王譽爲
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爲雍州纘恃才輕譽州府
迎候有闕譽深銜之遂託疾不與相見後聞侯景作亂
頗陵蹙纘纘構譽及晉於梁元帝元帝令其世子方等
及王僧辯相繼攻譽譽告於晉晉聞之大怒及梁元將
援建業令所督諸州並發兵赴都晉遣府司馬劉方貴
領兵爲前軍出漢口及將發梁元又使諮議參軍劉毅
召晉自行晉不從而方貴潛與梁元相知剋期襲晉未
及發會晉以他事召方貴謀泄遂據樊城拒命晉遣軍
攻之梁元乃厚資遣張纘若將述職而密援方貴纘次

大隄而樊城已陷晉禽方貴兄弟黨與並斬之晉時以
譽危急乃留諮議參軍蔡大寶守襄陽率衆伐江陵以
救之梁元大懼乃遣參軍庾奐謂晉曰以姪伐叔逆順
安在晉曰家兄無辜屢被攻圍七父若顧先恩豈應若
是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襄陽時攻柵不剋會大雨
暴至平地四尺衆頗離心軍主杜岸弟幼安及其兄
子龕以其屬降於江陵晉夜遁歸襄陽器械輜重多沒
於健水晉恐不能自固乃遣蔡大寶求附庸於西魏時
西魏大統十年也周文令丞相東閣祭酒榮權使焉是
歲梁元令柳仲禮圖襄陽晉乃遣妃王氏及世子嶠爲

質請救周文令榮權報命仍遣開府楊忠爲援十六年
忠禽仲禮平漢東西魏命營發喪嗣位使假散騎常侍
鄭孝穆及榮權策命營爲梁王乃於襄陽置百官承制
封拜十七年留尚書僕射蔡大寶守雍部而朝於京師
周文謂曰王之來此頗由榮權乃召權見曰權吉士也
寡人與之從事未嘗見失信營曰榮常道二國之言無
私故營今者得歸誠魏闕耳魏恭帝元年周文命柱國
于謹伐江陵營以兵會之及江陵平周文命營主梁嗣
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於
周營乃稱皇帝於其國年號大定追尊其父統爲昭明

皇帝廟號高宗統妃蔡氏爲昭德皇后又尊其所生母龔氏皇太后立妻王氏爲皇后子歸爲皇太子其慶賀刑威官方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則稱臣奉朝廷正朔至於爵命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戎章勲級則又兼用柱國等官又追贈叔父邵陵王綸太宰諡曰壯武贈兄河東王譽丞相諡曰武桓周文仍置江陵防主統兵居於西城名曰武植周文外云助營備禦內實防營初江陵滅梁元將王琳據湘州志圖匡復及營立琳乃遣其將潘純隨侯方兒來寇營禦之純隨等退歸夏口營之四年營遣其大將軍王操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

等郡五年王琳又遣其將雷文柔襲陷監利郡太守大有死之尋而琳與陳人相持稱蕃乞師於晉晉許之師未出而琳軍敗附於齊是歲其太子歸來朝京師六年四月大雨震前殿崩壓一百餘人七年冬有鵬鳥鳴於寢殿八年二月晉終於前殿時年四十四是歲周保定二年也八月葬於平陵諡曰宣皇帝廟號中宗晉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善任使撫將士有思能得其死力性不飲酒安於儉素事母以孝聞又不好聲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亦云遙聞其鼻經御婦人之衣更不著並皆棄之一幸姬媵病臥累旬又惡見

人髮白事之者必方便避之擔輿者冬月必須裹頭夏
月則加蓮葉帽其在東揚州頗放誕省覽簿領好爲戲
弄之言以此獲譏於世及江陵平宿將尹德毅謂營曰
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
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恠
罔顧弔伐之義俘囚士庶並克軍實然此等戚屬咸在
江東悠悠之人可門到戶說旣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
之殿下旣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又誰與爲國
但魏之精銳盡萃於此犒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爲
設享會固請于謹等爲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

武士因而斃之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隨卽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纘堯復禹萬世一時譽謂德毅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則鄧祁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旣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譽恨乃曰不用德毅之言以至於是又見邑居殘毀干戈日用耻其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志焉居常怏怏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抱歎吒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而死譽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

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六卷並行於世武帝
又命其太子歸嗣位年號天保

歸字仁遠啓之第三子也機辯有文學善於撫御能得
其下歡心嗣位之元年尊其祖母龔太后曰太皇太后
嫡母王皇后曰皇太后所生曹貴嬪曰皇太妃其年五
月其太皇太后薨諡曰元太后九月其太妃又薨諡曰
孝皇太妃二年其皇太后薨諡曰宣靜皇后五年陳湘
州刺史華皎巴州刺史戴僧朔並來附皎送其子玄響
爲質於歸仍請兵伐陳歸上言其狀武帝詔衛公直督
荊州總管權景宣大將軍元定等赴之歸亦遣其柱國

王操率水軍二萬會蛟於巴陵既而與陳將吳明徹等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沒歸大將軍李廣等亦爲陳人所虜長沙巴陵並陷於陳衛公直乃歸臯於歸之柱國殷亮歸雖以退敗不獨臯亮然不敢違命遂誅之吳明徹乘勝攻剋歸河東郡獲其守將許孝敬明年明徹進寇江陵引江水灌城歸出頓紀南以避其銳江陵副總管高琳與其尚書僕射王操拒守歸馬軍主馬武吉徹等擊明徹退保公安歸乃還江陵歸之八年陳又遣其司空章昭達來寇江陵總管陸騰及歸之將士擊走之昭達又寇竟陵之青泥歸令其大將軍許世武赴

援大爲昭達所破初華皎戴僧朔從衛公直與陳人戰率其麾下數百人歸於歸歸以皎爲司空封江夏郡公僧朔爲車騎將軍封吳興縣侯歸之十年皎將來朝至襄陽請衛公直曰梁主旣江南諸郡人少國貧朝廷興亡繼絕理宜資贍豈使齊桓楚莊獨擅救衛復陳之美望借數州以禪梁國直然之乃遣使言狀帝許之詔以基平都三州歸之於歸及平齊歸朝於鄴帝雖以禮接之然未之重也歸知之後因宴承間乃陳其父荷周文拯救之恩并敘二國艱虞唇齒倚角之事辭理辯暢因涕泣交流帝亦爲之獻欵自是大加賞異禮遇日隆後

帝復與之宴齊氏故臣叱列長叉亦預焉帝指謂歸曰是登俾罵朕者也歸曰長叉未能輔桀翻敢吠堯帝大笑及酒酣帝又命琵琶自彈之仍謂歸曰當爲梁主盡歡歸乃起請舞帝曰王乃能爲朕舞乎歸曰陛下旣親撫五絃臣敢不下同百獸帝大悅賜雜繪萬段良馬數十匹并賜齊後主妓妾及帝所乘五百里駿馬以遣之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各起兵時歸將帥皆密請興師與迥等爲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歸以爲不可俄而消難奔陳迥等相次破滅隋文帝旣踐極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五百

兩銀千兩布帛萬匹馬五百匹開皇二年隋文帝備禮
納歸女爲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罷
江陵總管歸專制其國四年來朝長安帝甚敬待之詔
歸位在王公之上歸被服端麗進退閑雅天子矚目百
僚傾慕帝賜歸縑萬匹珍玩稱是及還親執其手謂之
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
歸拜謝而歸五年五月寢疾薨臨終上表奉辭并獻所
服金裝劔帝覽而嗟悼歸在位二十三年梁之臣子葬
之顯陵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歸孝悌慈仁有君人
之量四時祭享未嘗不悲慕流涕性尤儉約御下有方

境內安之所著文集及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
並行於世文帝又命其太子琮嗣位

琮字溫文性倣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伏
地持帖琮奔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初封東
陽王尋立爲梁太子及嗣位帝賜以璽書敦勉之又賜
梁之大臣璽書誠勉之時琮年號廣運有識者曰運之
爲字軍走也吾君將奔走乎其年琮遣大將軍戚昕以
舟師襲陳公安不剋而還文帝徵琮叔父岑入朝拜大
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琮所
署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召陳將宜黃侯陳紀謀泄琮

誅之後二歲上徵琮入朝率臣下二百餘人朝京師江陵父老莫不殞涕曰吾君其不反矣上以琮來朝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之軍至都州琮叔父巖及弟獻等懼弘度掩襲之遂引陳人至城下虜居人而叛於是廢梁國上遣左僕射高頴安集之曲赦江陵死辜給復十年梁二主各給守墓十戶拜琮柱國賜爵莒國公自誓初卽位歲在乙亥至歲在丁未凡三十三載而亡琮至煬帝嗣位甚見親重拜內史令改封梁公琮之宗族總麻以上並隨才擢用於是諸蕭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內史令楊約與琮同

列帝令約宣旨誠勵約復以私情諭之琮曰琮若復事
事則何異公哉約笑而退約兄素時爲尚書令見琮嫁
從父妹於鉗耳氏謂曰公帝王之族何乃適妹鉗耳氏
琮曰前已嫁妹於侯莫陳氏此復何疑素曰鉗耳羌也
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琮曰以羌異虜未之前聞素慙
而止琮雖羈旅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常與賀若弼深
友旣誅復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
家卒贈左光祿大夫子鉉位襄城通守復以琮弟子鉅
爲梁公鉅小名曰藏煬帝甚昵之以爲干牛與宇文勗
出入宮掖伺察內外帝每有遊宴鉅未嘗不從遂於宮

中多行淫穢江都之變爲宇文化及所殺譽之居帝位
百僚追諡孝惠太子巖封安平王岌封東平王岑封河
間王後改封吳郡王琮弟瓛義興王瑒晉陵王璟臨海
王珣南海王瑒義安王以蔡大寶爲股肱王操爲腹心
魏益德尹正薛暉許孝敬薛宣爲爪牙甄玄成劉盈岑
善方傳淮緒珪蔡大業典衆務張綰以舊齒處顯位沈
重以儒學蒙厚禮自餘多所獎拔咸盡其器能及歸纂
業親賢並用將相則華皎殷亮劉忠義宗室則蕭欣蕭
翼人望則蕭確謝温柳洋王湜徐岳外戚則王洋王誦
殷璉文章則劉孝勝范迪沈居游君公柳信言政事則

袁敞柳莊蔡延壽甄翊皇甫茲故能保其疆土而和其民人焉今載訾子寮等及蔡大寶以下尤著者附於左其在梁陳隋已有傳及歸諸子未任職者則不兼錄寮字道遠訾之長子也母曰宣靜皇后訾之爲梁王立爲世子尋病卒及訾稱帝追諡焉

巖字義遠訾第五子也性仁厚善撫接歷尚書令太尉太傅入陳授東陽州刺史及陳亡百姓推巖爲主爲總管宇文述所破伏法於長安

岌訾第六子也性淳和位至侍中中衛將軍歸之五年卒贈司空諡曰孝

岑字智遠，晉第八子也。位至太尉，性簡貴，御下嚴整。及琮嗣位，自以望重，屬尊，頗有不法。故隋文徵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郡公。

璠字欽文，歸第二子也。幼有令譽，能屬文。位荊州刺史，頗有能名。崔弘度兵至，郡州璠懼，與其叔父巖奔陳。陳主以爲侍中，吳州刺史，甚得物情。三吳父老皆曰：吾君之子，陳亡，吳人推之爲主。吳人見梁武簡文及晉歸等兄弟中，並第三而踐尊位。璠自以歸第三子，深自矜負。有謝異者，頗知廢興。梁陳之際，言無不驗。江南人甚敬信之。及陳主被禽，異奔璠，由是益爲衆所歸。宇文述之

討讞遣王褒守吳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別道襲褒褒衣
道士服棄城而遁讞敗將左右數人逃於太湖匿於人
家被執述送長安斬之璟仕隋尚衣奉御瑒衛尉卿秘
書監陶丘侯瑀內史侍郎河池太守

蔡大寶字敬位濟陽考城人祖履齊尚書祠部郎父點
梁尚書儀曹郎南兗州別駕大寶少孤而篤學不倦善
屬文初以明經對策第一解褐武陵王國左常侍嘗以
書于僕射徐勉勉大賞異乃令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
盡以給之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譽初出第勉仍薦大
寶爲侍讀兼掌記室尋除尚書儀曹郎譽出鎮會稽大

寶詣選曹求諮議不得以爲記室大寶攘臂而出曰不爲孫秀非人也晉蒞襄陽遷諮議參軍謀謨皆自大寶出及梁元與河東王譽結隙譽令大寶使江陵以觀之梁元素知大寶見之甚悅乃示所制立覽賦令注解焉三日而畢梁元大嗟賞之贈遺甚厚大寶還白譽云湘東必有異圖禍亂將作不可下援臺城譽納之及譽於江陵稱帝爲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進位柱國軍師將軍封安豐縣侯歸嗣位冊授司空中書監中權大將軍領吏部尚書固讓司空許之加特進歸之三年卒及葬歸三臨其喪贈司徒進爵爲公諡曰文凱配食晉廟大

寶性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瞻速啓之章表書記
教令詔冊並大寶專掌之啓推心委任以爲謀主時人
以啓之有大寶猶劉先主之有孔明焉所著文集三十
卷及尚書義疏並行於世有四子次子延壽有器識博
涉經籍尤善當世之務尚啓女宣城公主歷中書郎尚
書右丞吏部郎御史中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
祕書丞終於成州刺史大寶弟大業字敬道有至行位
散騎常侍衛尉卿都官尚書太常卿卒贈金紫光祿大
夫諡曰簡有三子允恭最知名位太子舍人梁滅入陳
爲尚書庫部郎陳亡仕隋起居舍人

王操字子高其先太原晉陽人詈母龔氏之外弟也性敦厚有籌略初爲詈外兵參軍親任亞於蔡大寶及詈稱帝歷五兵尚書郢州刺史進位柱國封新康縣侯歸嗣位授鎮右將軍尚書僕射及吳明徹爲寇歸出頓紀南操撫循將士莫不用命明徹旣退江陵獲全操之力也遷侍中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領荊州刺史操旣位居朝右每自挹損深得當時之譽卒歸舉哀於朝堂流涕曰天不使吾平蕩江表何奪吾賢相之速也及葬親祖於瓦官門贈司空進爵爲公諡曰康節有七子次子衡最知名有才學位中書黃門侍郎

魏益德襄陽人也有材幹膽勇過人嘗稱帝進位柱國封上黃縣侯卒贈司空諡曰忠壯進爵爲公歸之五年以益德配食嘗廟

尹正其先天水人嘗蒞雍州正爲其府中兵參軍禽張纘獲杜岸皆正之力嘗稱帝除護軍將軍位柱國封新野縣侯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剛歸之五年以正配食嘗廟子德毅多權略位大將軍後以見疑賜死

甄玄成字敬平中山人博達經史善屬文少爲簡文所知以錄事參軍隨嘗鎮襄陽轉中記室參軍頗參政事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懷貳心密書與元帝具申誠款或

有得其書送於詒詒深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
立成素誦法華經遂以此獲免詒後見之常曰甄公好
得法華經力後位吏部尚書有文集二十卷子詒少沉
敏閑習政事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從琮入隋授開府
儀同三司終於太府少卿

岑善方字思義南陽棘陽人祖惠甫給事中父昶散騎
侍郎善方有器局博綜經史以刑獄參軍隨詒至襄陽
詒初請內附以善方兼記室克使往來凡數十反魏恭
帝二年封長寧縣公及詒稱帝位散騎侍郎起部尚書
善方性清慎有當世幹能故詒委以機密卒贈太常卿

諡曰敬所著文集十卷有七子並有操行之元之利之象最知名之元太子舍人早卒之利仕隋位零陵郡丞之象仕隋尚書虞部員外侍郎邵陵上宜渭南邯鄲四縣令

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以府僚隨訥後至度支尚書如周面狹長訥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訥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踧踏自陳不謗訥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又嘗有人訴事於如周謂爲經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

北齊書卷之三十三 齊書卷之三十三
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慙謝曰祇言如周官作
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則不敢
喚如周官作如州如周乃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衆
咸服其寬雅

袁敞陳郡人祖昂司空父仕俊安成內史敞少有識量
博涉文史以吏部郎使詣周時主者以敞班在陳使之
後敞固不從命曰昔陳之祖父乃梁諸侯下吏盜有江
東今周朝宗萬國招攜以利若使梁之行人陳之後
便悉彝倫失序豈使臣之所望焉主者不能屈遂以狀
奏周武帝善之乃詔敞與陳使異日而進使還以稱旨

遷侍中轉左戶尚書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
譙州刺史

論曰自金行運否中原喪亂元氏唯天所命方一函夏
鐵弗徒何之輩雖非行錄所歸觀其遞爲割據亦一時
之傑然而卒至夷滅可謂魏之驅除梁主任術好謀愛
賢養士蓋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焉及淮海版蕩骨肉
猜貳擁衆自固稱藩內款終能據有全楚中興頽運雖
土宇殊於舊邦而位號同於曩日貽厥自遠享國雖短
可不謂賢哉嗣子纂業增修遺構賞罰得衷舉厝有方
密邇寇讎則威略具舉朝宗上國則聲猷遠振豈非繼

世之令主乎琮大去其邦因而不反遂爲外戚不事自
持蓋亦守滿之道也

北史卷九十三考證

鐵弗傳父誥汁爰世領部落○汁魏書作升

衛辰第三子屈丐奔薛于部帥太悉伏○丐魏書作子

遂僭皇帝於灞上○僭字下應有稱字

不及入城奔投上邦○入城上監本誤缺一字今從南

本

徒河傳東至聞喜○喜魏書作嘉

常自謂諸弟子曰○魏書自作目又無子字

寶卽位以德鎮鄴大丞相○馮夢禎云魏書以德鎮鄴

後拜丞相此云鎮鄴大丞相誤

馮跋傳以後妻慕容氏子曰王仁爲世子○魏書無曰
字

乞伏國仁傳田于五溪○監本缺五字今從南本增入
蕭答傳周文命柱國于謹伐江陵○梁書元帝紀于謹
上有萬紐二字

琮傳嘗與賀若弼深友○深友隋書作深相友善

北史卷九十三考證

北史卷九十四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八十二

高麗

百濟

新羅

勿吉

奚

契丹

室韋

豆莫婁

地豆干

烏洛侯

流求

倭

蓋天地之所覆載至大日月之所照臨至廣萬物之內
生靈寡而禽獸多兩儀之間中土局而殊俗曠人寓形
天地稟氣陰陽愚智本於自然剛柔繫於水土故霜露
所會風氣所通九川爲紀五岳作鎮此之謂諸夏生其

地者則仁義所出昧谷嶠夷孤竹北戶限以丹徼紫塞
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感其氣者則凶德行稟若
夫九夷八狄種落繁熾七戎六蠻充牣邊鄙雖風土殊
俗嗜慾不同至於貪而無厭狼而好亂強則旅拒弱則
稽服其揆一也秦皇鞭笞天下黷武於遐方漢武士馬
強盛肆志於遠略匈奴已却其國乃虛天馬旣來其人
亦困是知鴈海龍堆天所以紀夷夏也炎方朔漢地所
以限內外也況乎時非秦漢志甚嬴劉逆天道以求其
功殫人力而從所欲顛墜之釁固不旋踵是以先王設
教內諸夏而外夷狄往哲垂範美樹德而鄙廣地雖禹

迹之東漸西被不過海及流沙王制之自北徂南裁猶
穴居交趾豈非道貫三古義高百代者乎自魏至隋市
朝屢革其四夷朝享亦各因時今各編次備四夷傳云
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爲日
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旣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
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
之棄於野衆鳥以毛茹之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
以物裹置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俗
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除之王
不聽命之養馬朱蒙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

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給之一矢朱蒙雖一矢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乃與焉達等二人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爲之成橋朱蒙得度魚鼈乃解追騎不度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一著麻衣一著納衣一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滑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爲氏其在夫餘妻懷孕朱蒙逃後生子始閭諧及長知朱蒙爲國王卽與母亡歸之名曰閭達委之國事朱

蒙死子如栗立如栗死子莫來立乃并夫餘漢武帝元封四年滅朝鮮置玄菟郡以高句麗爲縣以屬之漢昭賜衣幘朝服鼓吹常從玄菟郡受之後稍驕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受之遂名此城爲幘溝漉溝漉者句麗城名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而不欲行莽強迫遣之皆出塞爲寇盜州郡歸咎於句麗侯騶嚴尤誘而斬之莽大悅更名高句麗高句麗侯光武建武八年高句麗遣使朝貢朝貢至殤安之間莫來裔孫宮數寇遼東玄菟太守蔡風討之不能禁宮死子伯固立順和之間復數犯遼東寇抄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

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乃降屬遼東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與之通好伯固死子伊夷摸立伊夷摸自伯固時已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降胡亦叛伊夷摸更作新國其後伊夷摸復擊立菟立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摸死子位宮立始位宮曾祖宮生而目開能視國人惡之及長凶虐國以殘破及位宮亦生而視人高麗呼相似爲位以爲似其曾祖宮故名位宮位宮亦有勇力便鞍馬善射獵魏景初二年遣太傅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文懿位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軍正始三年

位宮寇遼西安平五年幽州刺史母丘儉將萬人出立
蒐討位宮大戰于沸流敗走儉追至靚峴懸車束馬登
丸都山屠其所都位宮單將妻息遠竄六年儉復討之
位宮輕將諸加奔沃沮儉使將軍王頎追之絕沃沮千
餘里到肅慎南刻石紀功又刊丸都山銘不耐城而還
其後復通中夏晉永嘉之亂鮮卑慕容廆據昌黎大棘
城元年授北平州刺史位宮玄孫乙弗利頻寇遼東廆
不能制弗利死子釗代立魏建國四年慕容廆子晃伐
之入自南陝戰于木底大破釗軍追至丸都釗單馬奔
竄晃掘釗父墓掠其母妻珍寶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室

毀丸都城而還釗後爲百濟所殺及晉孝武太元十年
句麗攻遼東玄菟郡後燕慕容垂遣其弟農伐句麗復
二郡垂子寶以句麗王安爲平州牧封遼東帶方二國
王始置長史司馬叅軍官後略有遼東郡太武時釗曾
孫璉始遣使者詣安東奉表貢方物并請國諱太武嘉
其誠款詔下帝系名諱於其國使員外散騎侍郎李敖
拜璉爲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東夷中郎將遼
東郡公高句麗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訪其方事云去
遼東南一千餘里至柵城南至小海北至舊夫餘人戶
參倍於前魏時後貢使相尋歲致黃金二百斤白銀四

百斤時馮弘率衆奔之太武遣散騎常侍封撥詔璉令送弘璉上書稱當與弘俱奉王化竟不遣太武怒將往討之樂平王丕等議待後舉太武乃止而弘亦尋爲璉所殺後文明太后以獻文六宮未備敕璉令薦其女璉奉表云女以出求以弟女應旨朝廷許焉乃遣安樂王真尚書李敷等至境送幣璉惑其左右之說云朝廷昔與馮氏婚姻未幾而滅其國殷鑒不遠宜以方便辭之璉遂上書妄稱女死朝廷疑其矯拒又遣假散騎常侍程駿切責之若女審死聽更選宗淑璉云若天子恕其前愆謹當奉詔會獻文崩乃止至孝文時璉貢獻倍前

其報賜亦稍加焉時光州於海中得璉遣詣齊使餘奴等送闕孝文詔責曰道成親殺其君竊號江左朕方欲興滅國於舊邦繼絕世於劉氏而卿越境外鄉交通篡賊豈是藩臣守節之義今不以一過掩舊款卽送還藩其感怨思愆祇承明憲輯寧所部動靜以聞太和十五年璉死年百餘歲孝文舉哀於東郊遣謁者僕射李安上策贈車騎大將軍太傅遼東郡公高句麗王諡曰康又遣大鴻臚拜璉孫雲使持節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公高句麗王賜衣冠服物車旗之飾又詔雲遣世子入朝令及郊丘之禮雲上

書辭疾遣其從叔升于隨使詣闕嚴責之自此歲常貢
獻正始中宣武於東堂引見其使芮悉弗進曰高麗係
誠天極累葉純誠地產土毛無愆王貢但黃金出夫餘
珂則涉羅所產今夫餘爲勿吉所逐涉羅爲百濟所并
國王臣雲惟繼絕之義悉遷于境內二品所以不登王
府實兩賊之爲宣武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夷
黠虜實得征之昔方貢之愆責在連率宜宣朕旨於卿
主務盡威懷之略使二邑還復舊墟土毛無失常貢也
神龜中雲死靈太后爲舉哀於東堂遣使策贈車騎大
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又拜其世子安

爲鎮東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正光初
光州又於海中執得梁所授安寧東將軍衣冠劔珮及
使人江法盛等送京師安死子延立孝武帝初詔加延
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
公高句麗王天平中詔加延侍中車騎大將軍餘悉如
故延死子成立訖於武定已來其貢使無歲不至大統
十二年遣使至西魏朝貢及齊受東魏禪之歲遣使朝
貢於齊齊文宣加成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東夷
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如故天保三年文宣至營州使
博陵崔柳使于高麗求魏末流人敕柳曰若不從者以

便宜從事及至不見許柳張目叱之拳擊成墜於牀下
成左右雀息不敢動乃謝服柳以五千戶反命成死子
湯立乾明元年齊廢帝以湯爲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
東郡公高麗王周建德六年湯遣使至周武帝以湯爲
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遼東郡公遼東王隋文帝受禪湯
遣使詣闕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王自是歲遣使朝貢
不絕其國東至新羅西度遼二千里南接百濟北隣靺
鞨一千餘里人皆土着隨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
薄瘠蠶農不足以自供故其人節飲食其王好修宮室
都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湨水城

內唯積倉儲器備寇賊至日方入固守王別爲宅於其側不常居之其外復有國內城及漢城亦別都也其國中呼爲三京復有遼東玄菟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統攝與新羅每相侵奪戰爭不息官有大對盧太大兄大兄小兄竟侯奢烏拙太大使者大使者小使者褥奢翳屬仙人凡十二等分掌內外事其大對盧則以強弱相陵奪而自爲之不由王署置復有內評五部褥薩人皆頭着折風形如弁士人加插二鳥羽貴者其冠曰蘇骨多用紫羅爲之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履婦人裙襦加襪書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兵

器與中國略同及春秋校獵王親臨之稅布五疋穀五石游人則三年一稅十人共細布一疋租戶一石次七斗下五斗其刑法叛及謀逆者縛之柱斃而斬之籍沒其家盜則償十倍若貧不能償者樂及公私債負皆聽評其子女爲奴婢以償之用刑旣峻罕有犯者樂有五絃琴箏篳篥橫吹簫鼓之屬吹蘆以和曲每年初聚戲涇水上王乘罽輦列羽儀觀之事畢王以衣入水分爲左右二部以水石相濺擲誼呼馳逐再三而止俗潔淨自喜尚容止以趨走爲敬拜則曳一脚立多反拱行必插手性多詭伏言辭鄙穢不簡親踈父子同川而浴共

室而寢好歌舞常以十月祭天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爲飾好蹲踞食用俎機出三尺馬云本朱蒙所乘馬種卽果下也風俗尚淫不以爲愧俗多游女夫無常人夜則男女羣聚而戲無有貴賤之節有婚嫁取男女相悅卽爲之男家送猪酒而已無財聘之禮或有受財者人共恥之以爲賣婢死者殯在屋內經三年擇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終哭泣葬則鼓舞作樂以送之埋訖取死者生時服玩車馬置墓側會葬者爭取而去信佛法敬鬼神多淫祠有神廟二所一曰夫餘神刻木作婦人像一曰高登神云是其始

祖夫餘神之子並置官司遣人守護蓋河伯女朱蒙云
及隋平陳後湯大懼陳兵積穀爲守拒之策開皇十七
年上賜璽書責以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
未盡驅逼鞅鞅禁固契丹昔年潛行貨利招動羣小私
將弩手巡竄下國豈非意欲不臧故爲竊盜坐使空館
嚴加防守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恒自猜疑密覘消息
慙懃曉示許其自新湯得書惶恐將表陳謝會病卒子
元嗣文帝使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賜
服一襲元奉表謝恩并賀祥瑞因請封王文帝優冊爲
王明年率靺鞨萬餘騎寇遼西營州總管韋世沖擊走

之帝大怒命漢王諒爲元帥總水陸討之下詔黜其爵位時餽運不繼六軍乏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云云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啓人可汗並親詣關貢獻於是徵元入朝元懼蕃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將討元罪車駕度遼水止營於遼東地分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高麗出戰多不利皆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卽宜撫納不得縱兵入城陷賊輒言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馳奏比報賊守禦亦備復出拒戰

如此者三年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
績於是班師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邏置遼東
郡及通定鎮而還九年帝復親征敕諸軍以便宜從事
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帝大懼卽日
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
盡銳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所
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因送
斛斯政贖罪帝許之頓懷遠鎮受其降仍以俘囚軍實
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親告太廟因拘留之仍徵元入朝
元竟不至帝更圖後舉會天下喪亂遂不復行

百濟之國蓋馬韓之屬也出自索離國其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妊娠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雞子來降感故有娠王捨之後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後徙於馬鬪亦如之王以爲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乃奔走南至淹滯水以弓擊水魚鼈皆爲橋東明乘之得度至夫餘而王焉東明之後有仇台篤於仁信始立國於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遂爲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因號百濟其國東極新羅句麗西南俱限大海處小海南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其都

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
東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
曰熊津城王姓餘氏號於羅暇百姓呼爲韃吉支夏言
並王也王妻號於陸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
一品達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杆率五品
奈率六品已上冠飾銀華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皂
帶固德九品赤帶季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
二品皆黃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剋
虞十六品皆白帶自恩率以下官無常員各有部司分
掌衆務內官有前內部分部內掠部外掠部馬部刀

部功德部藥部木部法部後宮部外官有司軍部司徒
部司空部司寇部點口部客部外舍部綱部日宮部市
部長吏三年一交代都下有方分爲五部曰上部前部
中部下部後部部有五巷士庶居馬部統兵五百人五
方各有方領一人以達率爲之方佐貳之方有十郡郡
有將三人以德率爲之統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
以上城之內外庶及餘小城咸分隸焉其人雜有新羅
高麗倭等亦有中國人其飲食衣服與高麗略同若朝
拜祭祀其冠兩廂加翅戎事則不拜謁之禮以兩手據
地爲禮婦人不加粉黛女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爲兩

道盤於頭上衣似袍而袖微大兵有弓箭刀稍俗重騎射兼愛墳史而秀異者頗解屬文能吏事又知醫藥蒼龜與相術陰陽五行法有僧尼多寺塔而無道士有鼓角箜篌箏竽篪笛之樂投壺擲蒲弄珠握槳等雜戲尤尚奕棊行宋元嘉歷以建寅月爲歲首賦稅以布絹絲麻及米等量歲豐儉差等輸之其刑罰反叛退軍及殺人者斬盜者流其贓兩倍徵之婦犯姦沒入夫家爲婢婚娶之禮略同華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居服餘親則葬訖除之上田濕氣候溫暖人皆山居有巨栗其五穀雜果菜蔬及酒醴肴饌之屬多同於內地唯無馳騾驢

羊鵝鴨等國中大姓有族沙氏燕氏芴氏解氏真氏國
氏木氏苗氏其王每以四仲月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
始祖仇台之廟於國城歲四祠之國西南人島居者十
五所皆有城邑魏延興二年其王餘慶始遣其冠軍將
軍駙馬都尉弗斯侯長史餘禮龍驤將軍帶方太守司
馬張茂等上表自通云臣與高麗源出夫餘先世之時
篤崇舊款其祖釗輕廢隣好陵踐臣境臣祖須整旅電
邁梟斬釗首自爾以來莫敢南顧自馮氏數終餘盡奔
竄醜類漸盛遂見陵逼構怨連禍三十餘載若天慈曲
矜遠及無外速遣一將來救臣國當奉送鄙女執掃後

官并遣子弟牧圉外廐尺壤疋夫不敢自有去庚辰年
後臣西界海中見尸十餘并得衣器鞍勒看之非高麗
之物後聞乃是王人來降臣國長蛇隔路以阻于海今
上所得鞍一以爲實矯獻文以其僻遠冒險入獻禮遇
優厚遣使者邵安與其使俱還詔曰得表聞之無恙卿
與高麗不睦致被陵犯苟能順義守之以仁亦何憂於
寇讎也前所遣使浮海以撫荒外之國從來積年往而
不反存亡達否未能審悉卿所送鞍比較舊乘非中國
之物不可以疑似之事以生必然之過經略權要已具
別旨又詔曰高麗稱藩先朝供職日久於彼雖有自昔

之釁於國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尋討
事會理亦未周所獻錦布海物雖不悉達明卿至心今
賜雜物如別又詔璉護送安等至高麗璉稱昔與餘慶
有讎不令東過安等於是皆還乃下詔切責之五年使
安等從東萊浮海賜餘慶璽書褒其誠節安等至海濱
遇風飄蕩竟不達而還自晉宋齊梁據江左右亦遣使
稱藩兼受拜封亦與魏不絕及齊受東魏禪其王隆亦
通使焉淹死子餘昌亦通使命於齊武平元年齊後主
以餘昌爲使持節侍中車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百濟王
如故二年又以餘昌爲持節都督東青州諸軍事東青

州刺史周建德六年齊滅餘昌始遣使通周宣政元年
又遣使來獻隋開皇初餘昌又遣使貢方物拜上開府
帶方郡公百濟王平陳之歲戰船漂至海東航牟羅國
其船得還經于百濟昌資送之甚厚并遣使奉表賀平
陳文帝善之下詔曰彼國懸隔來往至難自今以後不
須年別入貢使者舞蹈而去八年餘昌使其長史王辯
那來獻方物屬興遼東之役遣奉表請爲軍導帝下詔
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兵侵其境餘昌死子餘
璋立大業三年餘璋遣使燕文進朝貢其年又遣使王
孝隣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命覘高麗動靜然餘璋

內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中國七年帝親征高麗餘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尙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軍度遼餘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有隙每相戰爭十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其南海行三月有航牟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土多麀鹿附庸於百濟西行三日至貊國千餘里云

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地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地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

中國人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不與馬韓同又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傳辰韓不得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恒爲馬韓所制辰韓之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或稱魏將毋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有留者遂爲新羅亦曰斯盧其人辯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獫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初附庸于百濟百濟征高麗不堪戎役後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百濟附庸於迦羅國焉傳世三十至眞平以隋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文帝拜眞

平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官有十七等一曰伊罽
干貴如相國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彌干次大阿尺干
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
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士次大烏次小烏次造位
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
烽戍邏俱有屯管部伍風俗刑政衣服略與高麗百濟
同每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羣官其日拜日月神主
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賞以馬布其有大事則聚
官詳議定之服色尚畫素婦人辮髮繞頸以雜綵及珠
爲飾婚嫁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新婦之夕女先

拜舅姑次卽拜大兄夫死有棺斂葬送起墳陵王及父母妻子喪居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鳥獸物產略與華同大業以來歲遣朝貢新羅地多山險雖與百濟構隙百濟亦不能圖之也

勿吉國在高句麗北一曰靺鞨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其人勁悍於東夷最强言語獨異常輕豆莫婁等國諸國亦患之去洛陽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洛瓌水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岳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未水其部類凡有

七種其一號栗末部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其二伯咄部在栗末北勝兵七千其三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黑水部在安車西北其七白山部在栗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爲勁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卽古肅慎氏也東夷中爲強國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國南有從太山者華言太皇俗甚敬畏之人不得山上洩汗行經山者以物盛去上有熊羆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殺地卑濕築土如堤鑿穴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其國無牛有馬車則步推相

與偶耕土多粟麥糶菜則有葵水氣鹹生鹽於木皮之上亦有鹽池其畜多猪無羊嚼米爲酒飲之亦醉婚嫁婦人服布裙男子衣猪皮裘頭插武豹尾俗以湯洗手面於諸夷最爲不潔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而妬罷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夫輒殺妻而後悔必殺告者由是姦淫事終不發人皆善射以射獵爲業角弓長三尺箭長尺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藥傅矢以射禽獸中者立死煮毒藥氣亦能殺人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令不雨濕若秋冬死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延興中遣乙力支朝獻太和初又貢馬五百匹乙

力支稱初發其國乘船溯難河西上至太添河沈船於水南出陸行度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自云其國先破高句麗十落密共百濟謀從水道并力取高麗遣乙力支奉使大國謀其可否詔敕三國同是藩附宜共和順勿相侵擾乙力支乃還從其來道取得本船汎達其國九年復遣使侯尼支朝明年復入貢其傍有大莫盧國覆鍾國莫多回國庫婁國素和國具弗伏國匹黎忒國拔大何國郁羽陵國庫伏真國魯婁國羽真侯國前後各遣使朝獻太和十三年勿吉復遣使貢楛矢方物於京師七年又遣使人婆非等五百餘人朝貢景明

四年復遣使侯力歸朝貢自此迄于正光貢使相尋爾後中國紛擾頗或不至延興二年六月遣石文云等貢方物以至于齊朝貢不絕隋開皇初相率遣使貢獻文帝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勇今來實副朕懷視爾等如子爾宜敬朕如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聞內國有聖人故來朝拜既親奉聖顏願長爲奴僕其國西北與契丹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文帝誠之使勿相攻擊使者謝罪文帝因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戰鬪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然其國與隋懸隔唯栗末白山爲近煬帝初與

高麗戰頻敗其衆渠帥突地稽率其部降拜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及遼東之役突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甚厚十三年從幸江都尋放還柳城李密遣兵邀之僅而得免至高陽沒於王須拔未幾遁歸羅藝

奚本曰庫莫奚其先東部胡宇文之別種也初爲慕容晃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俗甚不潔淨而善射獵好爲寇抄登國三年道武親自出討至弱水南大破之獲其馬牛羊豕十餘萬帝曰此羣狄諸種不識德義鼠

竊狗盜何足爲患今中州大亂吾先平之然後張其威
懷則無所不服矣旣而車駕南遷十數年間諸種與庫
莫奚亦皆滋盛及開遼海置戍和龍諸夷震懼各獻方
物文成獻文之世庫莫奚歲致名馬文皮孝文初遣使
朝貢太和四年輒入塞內辭以畏地豆干抄掠詔書切
責之二十年入寇安州時營燕幽三州兵數千人擊走
之後復款附每求入塞交易宣武詔曰庫莫奚去太和
二十一年以前與安營二州邊人參居交易往來竝無
欺貳至二十二年叛逆以來遂爾遠竄今雖款附猶在
塞表每請入塞與百姓交易若抑而不許乖其歸向之

心信而不慮或有萬一之警交市之日州遣士監之自此已後歲常朝獻至武定已來不絕齊受魏禪歲時來朝其後種類漸多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一千人爲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最盛諸部皆歸之每與契丹相攻擊虜獲財畜因遣使貢方物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與庫莫奚異種同類竝爲慕容晃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登國中魏大破之遂逃迸與庫慕奚分住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爲寇盜真君以來歲貢名馬獻文時使莫弗紇何辰

來獻得班饗於諸國之末歸而相謂言國家之美心皆
忻慕於是東北羣狄聞之莫不思服悉萬丹部何大何
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曰連部匹潔部黎部吐六千部等
各以其名馬文皮獻天府遂求爲常皆得交市於和龍
密雲之間貢獻不絕太和三年高句麗竊與蠕蠕謀欲
取地豆干以分之契丹舊怨其侵軼其莫賀弗勿干率
其部落車三千乘衆萬餘口驅徙雜畜求內附止於白
狼水東自此歲常朝貢後告飢孝文聽其入關市糴及
宣武孝明時恒遣使貢方物熙平中契丹使人初真等
三十人還靈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際以青氍爲上服人

給青氍兩匹賞其誠款之心餘依舊式朝貢及齊受東魏禪嘗不斷絕天保四年九月契丹犯塞文帝親戎北討至平州遂西趣長壘詔司徒潘相樂帥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復詔安德王韓軌帥精騎四千東趣斷契丹走路帝親踰山嶺奮擊大破之虜十餘萬口雜畜數十萬頭相樂又於青山大破契丹別部所虜生口皆分置諸州其後復爲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其俗與靺鞨同好爲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爲不壯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睹鹿

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隋開皇四年率莫賀弗來謁
五年悉其衆款塞文帝納之聽居其故地責讓之其國
遣使詣闕頓顙謝罪其後契丹別部出伏等背高麗率
衆內附文帝見來憐之上方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之
心悉令給糧還本部敕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
衆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託紇臣水而
居東西亘百里分爲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逐寒
暑隨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興兵動衆合
如符契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吐屯潘埜統之契丹殺吐
屯而遁大業七年遣使朝貢方物

室韋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陽六千里室或爲失蓋契丹之類其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爲失韋路出和龍北千餘里入契丹國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善水又北行三日有犢了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里又北行三百餘里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國有大水從北而來廣四里餘名捺水國土下濕語與庫莫奚契丹豆婁國同頗有粟麥及稌夏則城居冬逐水草多畧貂皮丈夫索髮用角弓其箭尤長女婦束髮作叉手髻其國少竊盜盜一微二殺人者責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麴釀酒俗愛赤

珠爲婦人飾穿掛於頸以多爲貴女不得此乃至不嫁
父母死男女衆哭三年尸則置於林樹之上武定二年
四月始遣使張烏豆伐等獻其方物迄武定末貢使相
尋及齊受東魏禪亦歲時朝聘其後分爲五部不相總
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
無君長人貧弱突厥以三吐屯總領之南室韋在契丹
北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北貸勃欠對二山多
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漸分爲二
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之
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其俗丈夫皆被髮婦女盤髮衣

服與契丹同乘牛車以蘧蔭爲屋如突厥種車之狀度
水則束薪爲楫或有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鞵結繩
爲轡匡寢則木屈爲室以蘧蔭覆上移則載行以豬皮
爲席編木爲藉婦女皆抱膝坐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
羊少馬多豬牛與鞵鞞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竟輒
盜婦將去然後送牛馬爲聘更將婦歸家待有孕乃相
許隨還舍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之妻難以共居部落
共爲大棚人死則置其上居喪三年年唯四哭其國無
鐵取給於高麗多貂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
爲九部落繞吐紇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

於海方二千餘里其人士著有居室倉庫多山陵廣澤
於東夷之城最爲平敞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長大
性強勇謹厚不寇抄其君長皆六畜名官邑落有豪帥
飲食亦用豆有麻布衣製類高麗而帽大其國大人以
金銀飾之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俗淫
尤惡妬者殺之尸於國南山上至腐女家始得輸牛馬
乃與之或言穢貊之地也

地豆干國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爲衣服
無五穀唯食肉酪延興二年八月遣使朝貢至於太和
六年貢使不絕十四年頻來犯塞孝文詔征西大將軍

陽平王頤擊走之自後時朝京師迄武定末貢使不絕
及齊受禪亦來朝貢

烏洛侯國在地亘千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地下
濕多霧氣而寒人冬則穿地爲室夏則隨原阜畜牧多
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爲之其俗繩髮皮
服以珠爲飾人尚勇不爲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
好射獵樂有箜篌木槽革面而施九弦其國西北有完
水東北流合於難水其小水皆注於難東入海又西北
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謂北海也太武真君四年
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

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石室之壁而還

流求國居海島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刺堯不知其由來有國世數也彼土人呼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瑯刻禽獸多闕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之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爲之自相樹立主一村之事男女皆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爲冠裝以珠貝

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爲帽其形方正
織鬪鏤皮并雜毛以爲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爲飾雜
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璫施釧懸珠於頸織藤
爲笠飾以毛羽有刀稍弓箭劍鉞之屬其處少鐵刀皆
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爲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
獸令左右輿之而導從不過十數人小王乘机鏤爲獸
形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耐創諸洞各爲
部隊不相救助兩軍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
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卽共和
解收取鬪死者聚食之仍以髑髏將向王所王則賜之

以冠便爲隊帥無賦歛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常準皆
臨事科決犯罪皆斷於烏了帥不伏則上請於王王令
臣下共議定之獄無枷鎖唯用繩縛決死刑以鐵錐大
如筍長尺餘鑽頂殺之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月虧盈
以紀時節草木榮枯以爲年歲人深目長鼻類於胡亦
有小慧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男
子拔去鬣鬚身上有毛處皆除去婦人以墨黥手爲蟲
蛇之文嫁娶以酒珠貝爲娉或男女相悅使相匹偶婦
人產乳必食子衣產後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復
以木槽中暴海水爲鹽木汁爲酢米麵爲酒其味甚薄

食皆用手遇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後銜盃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衆皆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搖手而舞其死者氣將絕舉至庭前親賓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縛纏之裹以葦席襯土而殯上不起墳子爲父者數月不食肉其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有熊豺狼尤多賭雞無羊牛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持一錘以石爲刃長尺餘闊數寸而墾之宜稻粱禾黍麻豆赤豆胡黑豆等木有楓栝樟松榿楠枌梓竹藤果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山類俗

事山海之神祭以肴酒戰鬪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爲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爲佳人間門戶上必安獸頭骨角隋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稀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同到流求國言不通掠一人而反明年復令寬慰撫之不從寬取其布甲而歸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夕國人所用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鼉

鼉嶼又一日便至流求流求不從稜擊走之進至其都
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

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中依山島
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稱子夷人不知里數
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
其地勢東高西下居於邪摩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
也又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
東與儋耳相近俗皆文身自云太伯之後計從帶方至
倭國循海水行歷朝鮮國乍南乍東七千餘里始度一
海又南千餘里度一海闊千餘里名瀚海至一支國又

度一海千餘里名末盧國又東南陸行五百里至伊都國又東南百里至奴國又東行百里至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至邪馬臺國卽倭王所都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朝貢謂之倭奴國靈帝光和中其國亂遞相攻伐歷年無主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惑衆國人共立爲王無夫有二男子給王飲食通傳言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爲法甚嚴魏景初五年公孫文懿誅後卑彌呼始遣使朝貢魏主假金印紫綬正始中卑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卑彌

呼宗女臺與爲王其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江左
歷晉宋齊梁朝聘不絕及陳平至開皇二十年倭王姓
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
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明時出
聽政跣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文帝曰此大無
義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姓雞彌後宮有女六七百人
名太子爲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內官有十二等一曰
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
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
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

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子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爲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爲之以金銀鏤花爲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裙襦裳皆有楔攢竹聚以爲梳編草爲薦雜皮爲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稍弩積斧漆皮爲甲骨爲矢鏑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其國樂戶可十萬俗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爲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冤獄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

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卽手爛或置蛇
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卽螯手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
樂有五弦琴笛男女皆黥臂點面文身沒水捕魚無文
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
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畧
與華同好碁博握槊擲菹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土
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掛鸕鷀項令人水捕魚日得
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櫛葉食用手舖之性質直有雅
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卽爲婚婦入
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妬死者歛以棺

柳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制服貴人三年殯
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屍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輿有
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爲異因行祭禱有
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睛也新
羅百濟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並仰之恒通使往來大
業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朝貢使者日聞海西菩薩
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國
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不
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
文林郎裴世清使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國

經都斯麻國迥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
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
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
王遣小德何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
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旣至彼都其王
與世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

論曰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嗜欲不同言語不
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
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橫暴之風雖綿邈山海而
易以道御夏殷之世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

八條之禁踈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今
遼東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
尚經術愛樂文史游學於京都者往來繼路或沒世不
歸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致於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
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誠哉斯言其俗之可採者豈
楛矢之貢而已乎自魏迄隋年移四代時方爭競未遑
外略洎開皇之末方征遼左天時不利師遂無功二代
承基志苞宇宙頻踐三韓之地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
亡敢同困獸兵不載捷四海騷然遂以土崩喪身滅國
兵志有之日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然遼東之地不

列於郡縣久矣諸國朝正奉貢無關於歲時二代震而
矜之以爲人莫已若不能懷以文德遽動干戈內恃富
強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此而不亡自古未
聞也然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其豆莫婁地豆于烏
洛侯歷齊周及隋朝貢遂絕其事故莫顯云

北史卷九十四

北史卷九十四考證

高句麗傳有一男破而出。○隋書男字下有子字破字
下有穀字

莽大悅更名高句麗高句麗侯。○梁書更名高句驪爲
下句驪當此時爲侯矣

正始三年位宮冠遼西安平五年。○梁書遼西作安西
安平作嘉平

儉追至覲峴。○梁書脫覲字

元年授北平州刺史。○年梁書作帝

子釗代立。○釗梁書作劉

復有內評五部○內評下隋書有外評二字

百濟傳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梁書號所治城曰固麻隋書其都曰居拔城此兩存之與彼各異

長蛇隔路以阻于海今上所得鞍一以爲實矯○魏書阻作沉矯作驗

新羅傳或稱魏將母丘儉討高麗破之○丘監本訛兵今改從南本

勿吉傳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而妬罷○魏書作執女乳而罷便以爲定

角弓長三尺○○監本缺三字今從魏書增入

倭國傳王妻姓雞彌後宮有女六七百人○監本缺彌
後宮三字今從南本增入又隋書姓作號

裳皆有襪○襪隋書作襪

婦入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火隋書作火

北史卷九十四考證

北史卷九十五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八十三

蠻獠

林邑

赤土

真臘

婆利

蠻之種類蓋盤瓠之後在江淮之間部落滋蔓布於數州東連壽春西通巴蜀北接汝潁往往有焉其於魏氏不甚爲患至晉之末稍以繁昌漸爲寇暴矣自劉石亂後諸蠻無所忌憚故其族漸得北遷陸渾以南滿於山谷宛洛蕭條畧爲丘墟矣道武既定中山聲教被於河表泰常八年蠻王梅安率渠帥數千朝京師求留質子

以表忠欵始光中拜安侍子豹爲安遠將軍江州刺史
潁陽公興光中蠻王文武龍請降詔褒慰之拜南雍州
刺史魯陽侯延興中大陽蠻首桓誕擁河水以北潢葉
以南八萬餘落遣使內屬孝文嘉之拜誕征南將軍東
荊州刺史襄陽王聽自選郡縣誕字天生桓玄之子也
初玄西奔至枚迴洲被殺誕時年數歲流竄大陽蠻中
遂習其俗及長多智謀爲羣蠻所歸誕旣內屬居朗陵
太和四年王師南伐誕請爲前驅詔授使持節南征西
道大都督討義陽不果而還十年移居潁陽十六年依
例降王爲公十七年加征南將軍中道大都督征竟陵

遇遷洛師停是時齊征虜將軍直閭將軍蠻首田益宗率部曲四千餘戶內屬襄陽首雷婆思等十一人率戶千餘內徙求居大和川詔給廩食後開南陽令有沔北之地蠻人安堵不爲寇賊十八年誕入朝賞遇隆厚卒諡曰剛子暉字道進位龍驤將軍東荊州刺史襲爵景明初大陽蠻首田育丘等二萬八千戶內附詔置西郡十八縣暉卒贈冠軍將軍三年魯陽蠻魯北鷲等聚眾攻逼頻詔左衛將軍李崇討平之徙萬餘家於河北諸州及六鎮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四年東荊州蠻樊素安反僭帝號正始元年素安弟秀安復

反李崇楊大眼悉討平之二年梁沔東太守田清善擁
七郡三十一縣戶萬九千遣使內附乞師討梁其雍州
以東石城以西五百餘里水陸援路請率部曲斷之四
年梁永寧太守文雲生六部自漢東遣使歸附永寧初
東荊州表太守桓叔興前後招慰太陽蠻歸附者一萬
七百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詔前鎮東府長史酈道元
檢行置之然興卽暉弟也延昌元年拜南荊州刺史居
安昌隸於東荊三年梁遣兵討江沔破掠諸蠻百姓擾
動蠻自相督率二萬餘人頻請統帥蠻以爲聲勢叔興
給一并威儀爲之節度蠻人遂安其年梁雍州刺史蕭

藻遣其將蔡令孫等三將寇南荆之西南沿襄沔上下
破掠諸蠻蠻首梁龍驤將軍樊石廉叛梁來請援叔興
遣與石廉督集蠻夏二萬餘人擊走之斬令孫等三將
藻又遣其新陽太守邵道林於沔水之南石城東北立
清水戍爲抄掠之基叔興遣諸蠻擊破之四年叔興上
表請不隸東荆許之梁人每有寇抄叔興必摧破之正
光中叔興擁所部南叛蠻首成龍強率戶數千內附拜
刺史蠻帥田牛生率戶二千內徙揚州拜爲郡守梁義
州刺史邊城王文僧明鐵騎將軍邊城太守田官德等
率戶萬餘舉州內屬拜僧明平南將軍西豫州刺史封

開封侯官德龍驤將軍義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僭
明官德並入朝蠻出山至邊城建安者八九千戶義州
尋爲梁將裴邃所陷梁定州刺史田超秀亦遣使求附
請援歷年朝廷恐輕致邊役未之許會超秀死其部曲
相率內附徙之六鎮秦隴所在反叛二荆西郢蠻大擾
動斷三鵠路殺都督寇盜至於襄城汝水百姓多被其
害梁遣將圍廣陵楚城諸蠻並爲前驅自汝水以南恣
其暴掠連年攻討散而復合其暴滋甚又有冉氏向氏
田氏者陬落尤盛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僭
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周

文畧定伊瀍聲教南被諸蠻畏威靡然向風矣大統五年蔡陽蠻王魯超明內屬授南雍州刺史仍世襲焉十一年蠻酋梅勒特來貢其方物尋而蠻帥田杜青和及江漢諸蠻擾動大將軍楊忠擊破之其後蠻帥杜青和自稱巴州刺史入附朝廷因其所稱而授之杜青和後遂反攻圍東梁州其唐州蠻田魯嘉亦叛自號豫州伯王雄權景宣等前後討平之廢帝初蠻首樊舍舉落內附以爲督淮北三州諸軍事淮州刺史淮安郡公于謹等平江陵諸蠻騷動詔豆盧寧蔡祐等討破之恭帝二年蠻酋宜人王田興彥北荊州刺史梅季昌等相繼款

附以彥興季昌並爲開府儀同三司加季昌洛州刺史
賜爵石臺縣公其後巴蜀西人譙淹扇動羣蠻以附梁
蠻帥向鎮侯向白虎等應之向五子王又攻陷信州田
烏度田唐等抄斷江路文子榮復據荊州之正陽郡自
稱仁州刺史并隣州刺史蒲微亦舉兵逆命詔田弘賀
若敦潘和李遷哲等討破之周武成初文州蠻叛州軍
討定之尋而冉令賢向五子王等又攻陷白帝殺開府
楊長華遂相率作亂前後遣開府元契趙剛等總兵出
討雖頗翦其族類而元惡未除天和元年詔開府陸騰
督王亮司馬裔等討之騰水陸俱進次于湯口先遣喻

之而令賢方增浚城池嚴設扞禦遣其長子西黎次子南王領其支屬於江南險要之地置立十城遠結潯陽蠻爲其聲援令賢率其卒固守水邏城騰乃總集將帥謀進趣咸欲先取水邏然後經畧江南騰言於衆曰令賢內恃水邏金湯之險外託潯陽輔車之援兼復資糧充實器械精新以我懸軍攻其嚴壘脫一戰不剋更成其氣不如頓軍湯口先取江南翦其毛羽然後遊軍水邏此制勝之計也衆皆然之乃遣開府王亮率衆渡江旬日攻拔其八城凶黨奔散獲賊帥冉承公并生口三千人降其部衆一千戶遂簡募驍勇數道分攻水邏路

經石壁城險峻四面壁立故以名焉唯有一小路緣梯而上蠻蜚以爲峭絕非兵衆所行騰被甲先登衆軍繼進備經危阻累日乃得舊路且騰先任隆州總管雅知其路蠻帥冉伯犁冉安西與令賢有隙騰乃招誘伯犁等結爲父子又多遺錢帛伯犁等悅遂爲嚮導水邏側又有石勝城者亦是險要令賢使其兄龍真據之騰又密告龍真云若平水邏使其代令賢處之龍真大悅遣其子詣騰乃厚加禮接賜以金帛蠻貪利旣深仍請立效乃謂騰曰欲翻所據城恐人力寡少騰許以三百兵助之旣而遣二千人銜枚夜進龍真力不能禦遂平石

勝城晨至水邏蠻衆大潰斬首萬餘級令賢遁走而獲之司馬喬又別下其二十餘城獲蠻帥冉三公等騰乃積其骸骨於水邏城側爲京觀後蠻蠻望見輒大哭自此狼戾之心輟矣時向五子王據石墨城令其子寶勝據雙城水邏平後頰遣喻之而五子王猶不從命騰又遣王亮屯牢坪司馬喬屯雙城以圖之騰慮雙城孤峭攻未可拔賊若委城遁散又難追討乃令諸軍周廻立柵遏其走路賊乃大駭於是縱兵擊破之禽五子王於石墨獲寶勝於雙城悉斬諸向首領生禽萬餘口信州舊治白帝騰更於劉備故宮城南入陳之北臨江岸築

城移置信州又以巫縣信陵秭歸並築城置防以爲襟帶焉天和六年蠻渠冉祖憲冉龍驤又反詔大將軍趙閻討平之自此羣蠻懼息不復爲寇

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于邛笮川洞之間所在皆有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畧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暮阿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闌干闌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爲王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貴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相殺害多

死不敢遠行能臥水底持刀刺魚其口嚼食並鼻飲死者豎棺而埋之性同禽獸至於忿怒父子不相避唯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外求得一狗以謝不復嫌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食之平常劫掠賣取猪狗而已親戚比隣指授相賣被賣者號哭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指捕逐若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卽服爲賤隸不敢稱良矣亡失兒女一哭便止不復追思唯執楯持矛不識弓矢用竹爲簧羣聚鼓之以爲音節能爲細布色至鮮淨大狗一頭買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殺之人美鬢髯者乃剝其面皮籠之於竹

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賣其昆季妻
孥盡者乃自賣以供祭焉鑄銅爲器大口寬腹名曰銅
釁旣薄且輕易於熟食建國中李勢在蜀諸獠始出巴
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攻破郡國爲益州大患勢內外
受敵所以亡也自桓溫破蜀之後力不能制又蜀人東
流山險之地多空獠遂挾山傍谷與夏人參居者頗輸
租賦在深山者仍不爲編戶梁益二州歲伐獠以裨潤
公私頗藉爲利正始中夏侯道遷舉漢中內附宣武遣
尚書邢巒爲梁益二州刺史以鎮之近夏人者安堵樂
業在山谷者不敢爲寇後以羊祉爲梁州傅豎眼爲益

州社性酷虐不得物情梁輔國將軍范季旭與獠王趙清荆率衆屯孝子谷社遣統軍魏胡擊走之後梁寧朔將軍姜白復擁夷獠入屯南城梁州人王法慶與之通謀衆屯於固門川社遣征虜將軍討破之豎眼施恩布信大得獠和後以元法僧代傳豎眼爲益州法僧在任貪殘獠遂反叛勾引梁兵圍逼晉壽朝廷憂之以豎眼先得物情復令乘傳往撫獠聞豎眼至莫不欣然拜迎道路於是而定及元桓元子真相繼爲梁州並無德績諸獠苦之其後朝廷以梁益二州控攝嶮遠乃立巴州以統諸獠後以巴酋嚴始欣爲刺史又立隆城鎮所綰

獠二十萬戶彼謂北獠歲輸租布又與外人交通貿易
巴州生獠並皆不順其諸頭王每於時節謁見刺史而
已孝昌初諸獠以始欣貪暴相率反叛攻圍巴州山南
行臺勉喻卽時散罷自是獠諸頭王相率詣行臺者相
繼子建厚勞賚之始欣見中國多事又失彼心慮獲罪
譴時梁南梁州刺史陰子春扇惑邊陲始欣謀將南叛
始欣族子愷時爲隆城鎮將密知之嚴設邏候遂禽梁
使人并封始欣詔書鐵券刀劍衣冠之屬表送行臺子
建乃啓以鎮爲南梁州愷爲刺史發使執始欣囚於南
鄭遇子建見代梁州刺史傳豎眼仍爲行臺豎眼久病

其子敬紹納始欣重賂使得還州始欣乃起衆攻愷屠滅之據城南叛梁將蕭玩率衆援接時梁益二州並遣將討之攻陷巴州執始欣遂大破玩軍及斬玩以傅曇表爲刺史後元羅在梁州爲所陷自此遂絕及周文平梁益之後令在所撫慰其與華人雜居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暴亂旋致擾動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生口以充賤隸謂之爲壓獠焉後有南旅往來者亦資以爲貨公卿達於人庶之家有獠口者多矣恭帝三年陵州木籠獠反詔開府陸騰討破之周保定二年鐵山獠又反抄斷江路陸騰又攻拔其三城天和三年梁

州恒稜獠叛總管長史趙文表討之軍次巴州文表欲率衆徑進軍吏等曰此獠旅拒日久部衆甚強討之者四面攻之以分其勢今若大軍直進不遣奇兵恐併力於表未可制勝文表曰往者旣不能制之今須別爲進趨若四面遣兵則獠降走路絕理當相率以死拒戰如從一道則吾得示威恩分遣人以理曉諭爲惡者討之歸善者撫之善惡旣分易爲經畧事有變通奈何欲遵前轍也文表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恒稜親識卽以實報之恒稜獠相與聚議猶豫之間文表軍已至其界獠中先有二路一路稍平一路極險俄

有生獠酋帥數人來見文表曰我恐官軍不識山川請
爲鄉導文表謂之曰此路寬平不須導引卿但先去好
慰喻子弟也乃遣之文表謂其衆曰向者獠帥謂吾從
寬路而行必當設伏險要若從險路出其不慮獠衆自
離散矣於是勒兵從險道進其有不通之處卽平之乘
高而望果見其伏兵獠旣失計爭攜妻子退保險要文
表頓軍大蓬山下示禍福遂相率來降文表皆撫慰之
仍徵其租稅無敢動者後除文表爲蓬州刺史又大得
人和建德初李暉爲蓬梁州總管諸獠亦望風從附然
其種滋蔓保據巖壑依山走險若履平地雖屢加兵弗

可窮討性又無知殆同禽獸諸夷之中最難以道招懷者也

林邑其先所出事具南史其國延袤數千里土多香木金寶物產大抵與交趾同以磚爲城蜃灰塗之東向戶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二曰薩婆地歌其官三等其一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帝次乙地伽蘭外官分爲二百餘部其長官曰弗羅次曰可輪如牧宰之差也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衣朝霞布珠璣纓絡足躡革履時服錦袍良家子侍衛者二百許人皆執金裝兵有弓箭刀槊以竹爲弩傅毒於矢樂有琴笛琵琶五絃頗與中

國同每擊鼓以警衆吹蠶以卽戎其人深目高鼻髮拳
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巾纏身冬月衣袍婦人椎髻施柳
葉席每有婚媾令媒者齋金銀釧酒二壺魚數頭至女
家於是擇日夫家會親賓歌舞相對女家請一婆羅門
送女至男家壻盥手因牽女授之王死七日而葬有官
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屍鼓舞導從輿至水次積
薪焚之收其餘骨王則內金鬘中沉之於海有官者以
銅鬘沉之海口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皆截髮哭至
水次盡哀而止歸則不哭每七日燃香散花復哭盡哀
而止百日三年皆如之人皆奉佛文字同於天竺隋文

帝既平陳乃遣使獻方物後朝貢遂絕時天下無事羣臣言林邑多奇寶者仁壽末上遣大將軍劉方爲驩州道行軍總管率欽州刺史寧長真驩州刺史李暈開府秦雄步騎萬餘及犯罪者數千人擊之其王梵志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方與戰僞北梵志逐之其象陷軍遂亂方大破之遂棄城走入其郡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爲之蓋其國有十八世方班師梵志復其故地遣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絕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

都土色多赤因以爲號東波羅刺國西婆羅娑國南訶
羅旦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
多塞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爲道傳位於
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竝鄰國女也居僧祇
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菩薩飛仙之象
懸金花鈴眊婦人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
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
兵仗門內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
重閣北戶北面而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
雜寶纓絡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主榻後作一

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焰夾榻又
樹二金鏡鏡前並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
金伏牛前樹一寶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
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薩陁加邏一人陁拏達义一
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
城置邠邪迦一人鉢帝十人其俗皆穿耳翦髮無跪拜
之禮以香油塗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
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爲衣豪富之室恣意
華靡唯金鑠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嫁婚擇吉日女家先
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壻七日乃配旣娶卽

分財別居唯少子與父居父母兄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爲棚棚內積薪以屍置上燒香建幡吹蠶擊鼓以送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藏於廟屋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稌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於交趾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亦以椰漿爲酒隋煬帝嗣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遣齋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日遇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詣陵伽鉢拔多洲西與

林邑相對上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茲島嶼連接
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經雞籠島
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船三百艘來
迎吹蠡擊鼓樂隋使至金鑊以纜船月餘至其都王遣
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
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二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
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
雀蓋以迎使人并致金盤金花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
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閻王以
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

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爲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
今是大國臣非復赤土國矣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
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床床上竝設草葉盤方一
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螭蜎之
肉百餘品延駿升床從者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
迭奏禮遺甚厚尋遣邾邪迦隨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
龍腦香以鑄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爲表金函封之
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蠶鼓而送之旣入海見綠魚羣飛
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竝山而行其海水色黃
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于交

趾駿以六年春與邾邪迦於弘農謁帝帝大悅授駿等
執戟都尉邾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真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
六十日而至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王姓利氏名
質多斯邾自其祖漸已強盛至質多斯邾遂兼扶南而
有之死子伊奢邾先代立居伊奢邾城郭下二萬餘家
城中有一大堂是其王聽政所總大城三十所城有數
千家各有部帥官名與林邑同其王三日一聽朝坐五
香七寶床上施寶帳以文木爲竿象牙金鈿爲壁狀如
小屋懸金光焰有同于赤土前有金香命二人侍側王

著朝霞古貝瞞絡腰腹下垂至脛頭載金寶花冠被真珠纓絡足履革屣耳懸金鐙常服白疊以象牙爲屨若露髮則不加纓絡臣下服制大抵相類有五大臣一曰孤落支二曰相高憑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髯羅婁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於階下三稽首王呼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階庭門閣侍衛有千餘人被甲持仗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隋桓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爲嗣王初立日所有兄弟竝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劓其鼻別處供

給不得仕進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拳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爲淨左手爲穢每日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咒又澡洒乃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咒飲食多酥酪沙糖稭粟米餅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搗而食娶妻者唯送女人女擇日遣媒人迎婦男女二家各八日不出晝夜燃燈不息男婚禮畢卽與父母分財別居父母死小兒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官喪葬兒女皆七日不食剔髮而哭僧尼道士親故皆來聚會音樂送之以五香木燒尸收灰以金銀瓶盛送大水之內貧者

或用瓦而以五綵色畫之亦有不焚送屍山中任野獸
食者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
癘毒蠹宜粱稻少黍粟果菜與日南九真相類異者有
婆羅邠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菴羅花葉似棗實
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
實竝似棗而小異歌畢佗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
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真海有魚名建同四足
無鱗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形似鮠
觜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望之如山每五六月
中毒氣流行卽以白牘白牛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

五穀不登畜多死人疾疫近都有陵伽鉢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二千人守衛之城東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別殺人以夜祠禱亦有守衛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竝立像於其館隋大業十二年遣使貢獻帝禮之甚厚於後亦絕

婆利國自交趾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東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刹利邪伽名護濫那婆官曰獨訶邪拏次曰獨訶氏拏國人善投輪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略同俗類真臘物產同於林邑其殺人及盜截其手

姦者鑠其足期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盤貯酒肴浮之
流水每十一月必設大祭海出珊瑚有鳥名舍利解人
語隋大業十二年遣使朝貢後遂絕于時南荒有丹丹
盤盤二國亦來貢方物其風俗物產大抵相類云

論曰禮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然其種類非一與
華人錯居其流曰蠻曰獠曰狸曰獠曰屯居無君長隨
山洞而居其俗斷髮文身好相攻討自秦并三楚漢平
百越地窮丹徼景極日南水陸可居咸爲郡縣洎乎境
分南北割據各殊蠻獠之族遞爲去就至於林邑赤土
真臘婆利則地隔江嶺莫通中國及隋氏受命剋平九

字煬帝纂業威加八荒甘心遠夷志求珍異故師出流
求兵加林邑威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雖有荒外之功
無救域中之敗傳曰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誠哉斯言
也大業中南荒朝貢者十餘國其事迹湮滅今可知者
四國而已

北史卷九十五考證

蠻傳率戶千餘內徙求居大和川○求監本訛永今改
從南本

景明初大陽蠻首田育邱等二萬八千戶內附○監本
缺邱字今從南本增入

永寧初東荊州表太守桓叔興前後招慰太陽蠻○魏
書表字下注闕二字

楚城諸蠻並爲前驅○楚魏書作樊

置立十城遠結潯陽蠻○十監本訛土下文云旬日攻
拔其八城當以十爲是今改從周書

翦其毛羽然後進軍水邏○進監本訛遊今改從周書
獲蠻帥冉三公○冉監本訛并今改從周書

信州舊治白帝○治監本訛居今改從周書

獠傳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等周書作第今各本俱同
仍之

平常劫掠賣取猪狗而已○猪監本訛諸今改從魏書
天和三年梁州恒稜蘇叛○恒監本作桓今改從周書
建德初李暉爲蓬梁州總管○周書無蓬字殆因上文
有頓軍大蓬山下而誤衍也

林邑傳輿至水次積薪焚之○水監本訛外今改從隋

書

赤土傳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各本缺旦字今從隋書增入

吹蠡擊鼓以送火焚薪○送字下隋書有之縱二字

西與林邑相對上神祠焉○上字下隋書有有字

吹蠡擊鼓樂隋使至金鑠以纜船○隋書樂字上有以字又至作進

真臘傳其王姓刹氏○刹隋書作刹利

娶妻者唯送女人女擇日遣媒人迎婦○馮夢禎云女人女三字定有訛今考隋書乃衣一具之誤也

婆利傳國人善投輪其大如鏡○輪字下隋書有刀字

北史卷九十五考證